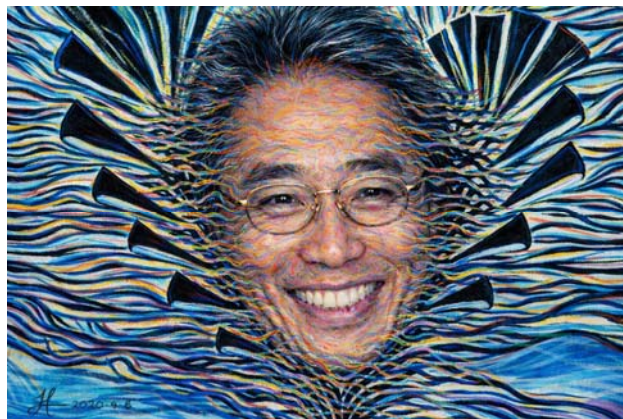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六年八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ust 2026



嚴力紀念輯

- 非常詩專頁
- 隱喻的張力 與日常的裂隙
- 蘇珊·列維斯散文詩選
- 在流動與聲音之間
- 廖錫娟的漢語“詩性皮膚”

215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嚴力紀念輯

嚴力遺作七首 3

張耳 紀念嚴力 4

桑克 嚴力的微笑 4

陳聯松 還我 4

李雲楓 我們聽到酒杯在空中碎裂 5

夢楚原 紀念詩人嚴力 5

李斐 悼念老友嚴力 二首 5

馮晏 一棵樹搖曳在人群 5

伊沙 當噩耗傳來 6

達文 致嚴力 6

張耳 淺草無底 6

非常詩專頁

馬永波 蘇珊·列維斯散文詩選 7

張堃 地球儀，摺疊的時區 8

杜文輝 秋天的夜、舉起一根羽毛 8

任敬偉 ○、方程 8

秋原 關於舊照片 9

喬成 浮的解釋 9

佐夫 荒野中的那塊碑 10

殷剛 浮瓜記 10

劉志宏 南方長城 10

郭揮 過客、精神分裂症患者 10

陳銘華 向垃圾致敬、偉蟲傳、蟲效應 11

方壯霆 六合彩、曇花一現 11

古渡 愚人節有感 11

張堃 隱喻的張力與日常的裂隙 11

詩創作

小海 運河泳者 13

陳文慶德 秋天無情、枉然追逐 13

林煥彰 六譯鳥聲 二首 14

海瀾 蘋果和梨 14

張芳學 石榴花開、做一棵寂寞的樹 14

世賓 公園、幻覺 15

張朴 大火之後、茶敘、陽朔西街 15

黃葉 就這樣吧 15

李小寧 當一陣風經過、很硬 16

樂意智伯 骨縫裡裂出新世紀 16

達文 是否還要蘇醒？ 三首 17

牧之 月光不在、等雨、邂逅 17

于中 世界盃 2026 17

No.215

陳冉 路遇自己與自己打牌的人 二首 18

吳守鋼 春爛漫、二律背反 18

欄清 七月 18

楊河山 不再失眠 三首

北塔 花粉瘟疫 19

河新 畫、平行、未竟之夢 19

王性初 被廢棄的單車 20

綠人 草花、漢字、唐三彩 20

應風雁 偈、薄荷甘草糖、多良 20

章治萍 哭袁隆平院士 20

水央 彈唱吉它的人、八角街、穿越 21

寶詩貝 雪花簡史、心中的月亮 21

錢鍾齡 讀非馬的畫 21

圖雅 姑且叫它爺爺、陌生人 153 22

潘莉 圍獵野豬 22

游若昕 別回頭 22

洛木 此地多風聲 23

鄭靖 關上一扇窗、火 23

玉文 嚙 23

仲秋 善變的男人 24

思楊 隱喻、在馬德里 24

拓拔 情詩二首 24

冬夢 微塵之殤 五首 25

橡山閒人 星條旗迎風飄揚 25

王焱 多餘的石頭、媽媽，我醒著 25

魏鵬展 喝水與洗手之間 三首 26

林啟 多倫多之夏 26

星空 沙海擘畫、阿布扎比的行車線 26

輕鳴 社區、巴黎藝術橋、馬賽老港 27

南北 家家、空空、隔溪花、我知道 27

秦風 血月：人間失格與死亡賦格 28

第一閒人 儀式、過洋節 28

翻譯·評介

Angel.XJ 肖恩·休伊特詩選② 29

張彭飛 A.R 安蒙斯詩：論存在 30

岩子 困惑◎莎拉·蒂斯代爾 30

朱良 出軌 30

趙佼 流浪 30

星子安娜 在流動與聲音之間 31

李霞 廖錫娟的漢語“詩性皮膚” 32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張堃 (三藩市)

秋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加)

王鍵 (北京)

水央 (羅德島)

阿黛 (麻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拉

嚴力紀念輯

嚴力，1954年生於北京，2026年6月24日在紐約去世。1985年留學美國，1987年在紐約創立《一行》詩刊，任主編（2000年停刊），2020年6月復刊為《紐約一行》紙刊和微信平台網刊。2018年出任紐約“法拉盛詩歌節”主任委員，同年出任紐約“海外華文作家筆會”會長。

嚴力遺作

成果所在

我領工資的那份工作
很左傾
但我花錢時很右傾
行業的矛盾在於
高低與左右時常互換
而胸懷地球儀的個人與群體很多

從這個角度看
無所謂質量
在地球上繁衍人類
才是真正的上班
也是最終的成果所在

2025.9.

回声 严力

林中的小徑錯綜複雜
都屬於宇宙的某個部份
我以為自己的舉止言行
一定會傳回各種回声
其中還會摻雜著
口舌以及此起彼伏的
祈禱和嚎叫聲

提到回声
每當人類把形而上的
初唐概念遞過歲月
就會傳回激昂的詩韻滴
只是
公和初唐深夜的
那塊形而下的石子
2021年依然沒有回声

寫于2021年3月21日 周曉詩敬啟

這些年

這些年
我被俄烏、哈以、以伊
等等的戰爭及沖突
影響著生存的思緒

指紋鑑定和人臉識別
無人機
從戰壕出發的科學啊
橫掃了這些年

這十年的文學下筆
依舊沒能觸及子彈制造者的神經
哪怕寫作者身處事發中心
無力的詞語集群
依舊跌倒在每顆空彈殼之外

這十年的人間閱讀
上癮在敲個鍵就能去除的
視頻裡

這十年高科技是個方向詞
當你發現 AI 發明出
它們的甲骨文之後
就知道我們應該
把自己發明成
更早的文盲

2025.6.

拜年

在沒搞清楚
龍是卵生還是胎生之前
我們繼續拜年

2024.2.

和平

和平多少年來都長不大
總是從好不容易的
七八或十幾歲回到三四歲
從兩歲回到襁褓期
甚至從嬰兒回到受精前
多麼辛苦的繁衍啊
幸好還有些永不言敗的男女
在地球上繼續挺進
也幸好造物主沒設定過
這件大事的絕經期

2023.10

現象

腳印是有體溫的
我倒下
它獨自往前
我閉眼
臉醒著

2022.2.

心情

清理了各種遺產後
我僅僅留下了那聲
出籠之鳥的叫聲
若干年後
此叫聲達到了
可以設置成
手機來電的鈴聲了
這確實很美妙
每次親朋好友來電時
我都能聽見自己的歌唱

2022.1.

自從 1989 年認識嚴力到他去世，我們有近 37 年幾乎沒有間斷的交情，除了家人，這是我目前人生裡最長的友誼。這幾天把家裡《一行》，《紐約一行》和嚴力贈送的詩集、小說集、畫冊都統統翻閱一遍。追思這位傑出詩人、導師、老朋友、我的大哥哥。

是嚴力領我走上詩壇，在小開本《一行》89 年第 8 期上王小妮的〈晴朗漫長的下午怎麼過〉為卷首，張耳的〈挾樹〉用了很多形容詞，或許暗指多事之春發生的事件，卻顯得無力且空泛，竟也擠入第 61 頁。同期上還有王家新、張真、多多寫得很老道利索的詩；嚴力的〈我祝願〉在第 37 頁上，〈早晨〉和〈太陽〉那時候似乎已經成為他寫作的本質元素。除了我這樣的新手，當時《一行》聚集了中國現代詩的精華。翻到最後沒想到在封皮背後，看見自己潦草的字跡“212-966-6599 嚴力”，那肯定是當時嚴力在曼哈頓公寓的電話。記得和那時的畫家男友去訪問他，一起喝茶，談詩論畫，佐嚴力兄擺出的精緻的日本點心。我就這麼邊寫，邊學，邊聊，邊玩，邊編輯，跟著嚴力和《一行》，後來的《紐約一行》認識了不少詩人，詩也寫了 37 年。

是在嚴力家《一行》91 年末期發佈會上我認識了我現在的詩人丈夫，我倆都是嚴力的朋友。《一行》先後出版過他的譯作集和我的詩集。我吃過嚴力下廚做的美味羅宋湯，包的餃子。請嚴力一家來我家，嫂子郭衛說我，“你可真不會做飯啊。”一針見血。

女兒一度病重，求醫服藥不見效，我自己學過醫也無計可施，跟大哥嘮叨，嚴力說了句，“青

春期的毛病，尤其是異族通婚的孩子，長長就會過去。”我聽了像得了根鎮海神針，雖然沒有任何醫書這麼講過。後來還真像大哥說的，女兒長得很出色。

去年夏天，嚴力約老一行的幾位詩人在紐約皇后區一家日本餐廳便飯，嚴力發來餐後照片，讓我感慨時間雕刻人生的無情，自己還沒意識到生命之花業已凋謝。後來寫了〈淺草無底〉送給嚴力。這是我唯一寫給嚴力的詩，因為一直與他無話不談，談詩時候多，談生活也不少，見面一聊就是幾個小時。

去年底，嚴力發來《不與口號為伍》2021-2025 的新詩選，我一氣讀完告訴他，“看了新書，真好，從頭看到尾。很喜歡黑白裝幀。帶灰色水影新作很有層次和意境。詩也干淨凝練有力。有意想不到的地方令人沉思或有忍俊不禁。”“黑白裝幀”是指他為自己書做的配圖。此書由易文出版社出版。

進入馬年知道他病了，寫信問候，三月份美以轟炸伊朗，我還跟他開玩笑，“快快好起來，你一病，第三次世界大戰都爆發了。缺了你的正氣壓著”，絕沒想到病程進展會這麼快。五月 10 號，他發來母親節的祝福，也是他寫給我最後的話，“母親的力量是最永恆的！”現在看，這“最永恆”的表述提示，大哥想到母親，會不會因為正用吃奶的力氣與疾病搏鬥？

嚴力一生如他的詩，干淨凝練有力，如冰似雪。現在他走了，“被太陽翻譯成水”，與我們思念和感激的淚雨合流，滋育著詩文明的百花園。

6/30/2026

嚴力的微笑

從你的微笑裡我見識了
人性之中值得留戀的內容，
並為此著迷。但是你的微笑也
構成了迷霧，遮擋了你的生長痕跡，
尤其黑暗史部分。讀了你的
自述之後我才明白你的微笑
是怎麼產生的。籠統地說一句不容易啊
又怎麼能道盡千岩的凶萬壑的險。
你的微笑把荒唐時間扭成叛逆的倫巴舞，
把鐵質規範扭成山寨的野篝火。
那山林的冷從未散去，我們的
抵抗意志正如你的微笑
也從未散去。

2026.06.25.10:43:29 哈爾濱

■陳聯松

還 我

一月十四日你說：
“看到是四月底左右，應該有時間的。”

三月二十九日，半夜二時四十六分：
“身體原因，無法參與。”

這是你留給我的最後兩條信息。

六月二十四日一大早，噩耗傳來：
“嚴力走了。”

全球各地的微信群，像氣象預報台；
陰霾席捲大地，不分南北東西。

把時間還我、還你、還給詩。

時間說：春天還會再來！

詩說：他的詩長著翅膀——
有風時會飛，沒有風，帶著風飛。

嚴力兄，一路走好。

2026 年 6 月 25 日舊金山北灣

■李雲楓

我們聽到酒杯在空中碎裂

—— 送別嚴力兄

開始時是一小塊夢魘，細碎的交談聲
巨大的翅膀覆蓋住城市，疾病
散發出令人心悸的幽光
封在紙箱中的敲門聲繞過十七條大街，在道路盡頭
被郵差安靜的放在路邊
死神乘坐蝙蝠而來，在黃昏，講述一些陳年舊事
而即將離去的人將房門敞開
在十字路口，我們停在路邊
準備遠行的人乘坐黑色班車離去
我們看到穿著白衣的天使，將鮮花撒滿道路
哀傷的豎琴，被路邊酒吧的服務生輕聲彈響
而我們只能坐在一本書中為一個人送行，一些詩句
溶解在麵包與烈酒內，在一些文字間
死神用纖細的棉線接通電話
在不同的聽筒內，我們聽到敲門聲從遠處響起
我們聽到酒杯在空中碎裂

■夢楚原

紀念詩人嚴力

紐約的地鐵照常進站，哈德遜河依然向南
一個詩人離開世界，曼哈頓的玻璃仍在反射雲彩

雲深處，或許存放著多年前的北京——
標語、口號、沉默，還有那些把漢語從空話裡
救出來的人

那群人後來有人留下，有人遠行
而詩人來到大洋彼岸，在異鄉點燃《一行》燈火

我想起詩人的〈負 10〉
那一道流血的傷口，顯現一個時代的面容

有些人想給傷口塗上榮光
而詩人用詩保存了那個負號

我也想起詩人的〈還給我〉——
還給我真實，還給我記憶，還給我被奪走的語言

如今，說出這些話的人已經離去
而那些文字將繼續在人間行走

■李斐

悼念：老友嚴力

1.
書架上雜亂的詩刊《一行》
請問拿什麼“還給我”
失去了時代和青春
誰能給你償還
世間到處裂縫
你用多彩顏色去美化“補丁”
做個雜亂人世一位好園丁
你生命色盤如此燦爛多彩
只攜黑白雙色轉身就離開
或許你已熟悉黑色的背影
白色創意晚年留情贈未來
我常記起你瀟灑為人爽朗
站在人群中也不會被遮擋
噢嚴力我現在大腦在刺痛
只道和你往日舉杯的種種

2.
你喜歡和世界結緣
到處散步
或許是星座傳說的宿命
人緣友好的脈絡
手心溫度遍握四海八方
但這一次你單程遠行
也許蟬脫了肉身苦難
朋友們惜別跨過文字流傷感
畫布上劃下長短線條深留痕
書本詩刊空間建構想像長傳
我茫然然踟躕坐中
借軍達利尼靈力替你送行
回憶與冥想把時間來交疊
四十年矣相片和文字聚積
快樂時光當時是理所當然
如今道是生命缺了一大塊
想起你家庭和妻子
兩位聰明美麗女兒
這才刻骨深明生死大事
禪坐中我遠眺近觀
窗外依舊日昇月明
可是目中朦朧水影
如何乾了數十年友緣友情

2026 年 7 月 11 日紐約

■馮晏

一棵樹搖曳在人群

——悼念嚴力

一棵樹搖曳在人群，剛才還在
轉眼怎麼轉移進你的詩
一座山生長在人群
一轉眼，你的畫以敘事的方式
擴充
黑膠、鴿子、卡通臉譜
也有骨頭和天堂
在天堂，彩色石頭擺好了姿態
時間的梯子是扎在土地與空中的一場虛無
是誰在嚷嚷還虛無以現實
並徹夜失眠，一杯咖啡涼了
小意大利街附近 chacha 咖啡館
的咖啡

在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中看見你
等候你，一只杯子
觸碰到你，玻璃或者陶瓷的體溫
沉默掉進去又溢出來
一顆星星照亮夜晚，轉眼怎麼
被雲擋住

月亮剛剛游走，怎麼又回來
似夢非夢。布魯克林大橋附在你的
方向盤
你不開，它不延長
你的詩被讀出聲音時
世界觀從耳朵跳出落進生活
一杯酒在人群中間等你，慢慢
醒，不急

你的溫和以影子的形狀
你的朋友們喝進去
杯子空了，南北半球簇擁在一
座花園
玫瑰花開了

2026 年 6 月 25 日哈爾濱

■伊沙

當噩耗傳來

送嚴力

我最初十一年
最好的詩
都首發於
紐約《一行》
你最後十五年
最好的詩
都首發於
《新世紀詩典》
這是信任
這是對稱
這是命中注定的
緣

再送嚴力

1994 年
你攜郭衛
來長安
定終身
世界杯
正在美國踢
臨別時你說
回紐約看決賽
2026 年
你和郭衛
在紐約
在家裡
世界杯
正在美加墨踢
你已去不了
體育場
並且沒有等到
決賽

■達文

致嚴力

你走了
把有趣的靈魂
還給了老天爺

你帶不走的
另一種骨頭
繼續轉動著日和夜

正如我們忙於生活
給每一行文字
裝上翅膀

日 記

在閱卷與觀球之間
有一道濃重的陰影
閱卷愈專注
觀球愈求嗨
都無法改變它的存在
如此日子的結構
恐怕要持續一段時間

秘 密

當他對我
第二次說：
“我這人很溫和
和嚴力一樣……”
我就不喜歡他了

2026 年 6 月寄自長安

■張耳

淺草無底

——給嚴力

單一線性，焦慮或計劃未來
的淺草，吸收每一滴雨
比如春天的毛地黃，這裡叫“狐狸手套”
人高的雙年生綠植，闊葉，強心
白色紫色藕荷色的口唇，深喉
鋪展的淺根喜歡砂質土。沒有雨的時候
納入每一分鐘的呼吸、體溫和
一過的思慮。意義不斷為自己書寫
勤快地堆積出這紙質的紀念碑。然而
甚至鋼琴黑白分明的琴鍵下
也牽扯著不確定的弦列。歌
唱晚了，成了夜曲，成了好事
狐仙纖纖素手掬來迷惑人的
甘露。淺草，無底嗎？

日推著月，月攬著日
一行人走來，走在一起，走了半輩子
朋友們都老了，像暑熱裡的
毛地黃，彎腰或折腿
在強光下老眉卡喑眼，枯花皺葉
而下一代的種籽尚未長成，所以
即使我們老得不成樣子了，還必需站著
撐著，托著，緊緊握著子房裡
越成熟越輕飄的未來
直到有一天它們在風中飛散
世界，毛地黃的意義，修煉成人的意義
餘音裊裊琴弦顫抖的意義在於
“堅持”，詩人嚴力說。園中雨落雨止

寫吧，淺草無垠。

蘇珊·列維斯

散文詩選

◎馬永波

蘇珊·列維斯 (Susan Lewis)，美國女詩人。現居紐約市，是《變焦》一書的作者，該書獲得了華盛頓獎。她還著有其他十部書籍和詩冊，包括 2025 年秋季由輪唱出版社出版的《若即若離》。她在紐約市共同主持 KGB 周一晚詩活動，同時是《假想》(Posit) 雜誌的創始人兼主編。

擬人謬誤

I

這塊巨石，自從分子定型為如今的結構起，就始終在移動。更早之前，它曾是全然不同的粒子聚合體，化作岩漿乃至氣體這類流動形態；再往前追溯，它最初不過是星際塵埃。它的存在本身就等同於不斷運動，所謂靜止，僅僅是運動速度放緩的另一種說法。對一塊石頭而言，這稀鬆平常，世間萬物皆是如此。數百年來，它沿著陡峭山坡緩緩下移，行經一條狹窄蜿蜒、毫無遮擋的空地，在別的物質眼中，這片空地便是小徑。巨石的宿命裡藏著一種感知：周遭或許共存著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態，如同來自另一重世界的幻影。這些異類釋放著頻率詭異的能量，形態瞬息萬變，快到彷彿沒有固定本體。那麼，這塊巨石該如何篤定守住自己身為頑石的本質？這個疑問剛萌生，就被一道幻影猛撞在嶙峋石邊，瞬間消散。這是它數千年來遭遇的最劇烈變故。它從土層根基處被撬鬆，轟隆隆滾落山坡，自身的時間流速驟然變快，跟上一個兩足生物的節奏。那生物拼命逃竄，釋放出極強的能量波動，堪堪躲開巨石這一輪墜落軌跡。

II

在受侵害石塊互助小組裡，采石場中暗流湧動，不少石頭心生不滿：總有石頭把礦物獨有的品性強行安到動物身上，尤其是那些肆意破壞、惹出禍端的人類。一塊佈滿炸藥傷痕的古老巨石厲聲斥責：“我們給這種錯誤起過名字。”一塊棱角鮮亮的年輕石塊接話，石英紋路在暮色裡閃閃發亮：“我知道，是虛妄的平和幻想。”但仍有石頭心懷希望：“我們親眼見過，人類也會靜靜坐著眺望遠方。”老石塊嗤之以鼻：“又是捕獵前的偽裝！不消說，正在盤算下一次爆破。莫非你們覺得我們和活物沒有區別？受得了他們狂躁粗鄙的行事方式？”年輕石塊遲疑起來，晶面微光閃爍：“我不這麼確定。可為什麼不能換個角度看待一切？”它本想接著說：“不同特質互相交融，也不代表各自的獨特性會消失。”可老石塊態度強硬、面無表情，硬生生打斷了它的話。

III

一批新來者逃離喧囂城市，來到鄉野落腳，不分對象地熱情示好。他們對每一種生靈展露笑容、友善攀談。當地人倍感意外，最先回應這份泛濫熱忱的，是成片白樺樹。一位農夫時常躲在白樺斑駁樹蔭下逃避家中煩擾，他對著整片林子發問：“你們從前怎麼從不說話？”樹幹最粗壯的那棵樹反問：“那你又何曾主動開口？”農夫默然無言，整片白樺林枝葉簌簌晃動，已然下定評判。長久壓抑的草木終於紛紛吐露心聲，回應這群新來者的關注。起初天真的人類耐心傾聽：薊草

滿是怨懟，霜葡萄娓娓訴說過往，橡樹威嚴地宣告主張；累了便向溫柔體貼的楓樹尋求慰藉，楓樹源源不斷流淌出甘甜樹液。沒多久，人類任由人根草纖細卷鬚觸碰探查，二者交融孕育出新的生命，打破了不同生物門類間無法逾越的隔閡。這對滿心驕傲卻處境被動的人類雙親，再也招架不住這群生靈想要建立聯結的迫切心意。他們只求回歸安寧，最終逃回鋼筋水泥的城市叢林。在這裡，面對新一輪無休止的傾訴與索取，他們選擇性充耳不聞，內心也不再愧疚。

IV

男孩終日忙碌，內心卻始終寧靜。起初專家判定，他身上帶著其他哺乳動物的特質，譬如鹿，或是牛。後來人們推測，他或許根本不屬於同一生物門類。少年軀體尚且稚嫩，心境卻蒼老無比。這個猜想恰好能解釋一件事：只要靠近他，人心就能平復。燥熱的身軀在他身邊漸漸清涼，彷彿他與生俱來帶著樹木般沉穩的性情，投下一層精神綠蔭。最終，他全心照料人類同族，從中找到了人生歸宿，唯獨長久孤身一人，滿心孤寂。有人提議通過手術複製繁衍他，男孩嚇得渾身顫抖，滴落粘稠如樹汁的淚水。有人發覺他和一位膽識超凡的傳奇領袖境遇相似：那位領袖堅守本心，長年身陷牢獄。可沒人把這件事告訴孤獨的男孩。往後漫漫歲月裡，他本會十分需要這份慰藉。

■張堃

地球儀，摺疊的時區

——懷念父親

他的食指從未離開北緯二十三度半，沿著塑膠海洋緩緩滑翔。旋轉是黃昏的魔術，陸地在球體上漂移成鯨群。“這裡是婆羅洲，”他隨口說說，那裡有會發光的柏油路，雨季的郵局保管著鴿群，從未見過的港灣垂下鐵錨形狀的星星

童年是玻璃罩裡的迷你風暴，他用指節輕叩，五大洲便開出紙花。那些國名像糖漿在舌尖融化，而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終將吞下整片鹹水海洋

及長，踩遍他未曾抵達的經緯。我數著經線像數母親的白髮，一甲子的雪落在赤道兩側。後來我走進地圖的皺褶，在倫敦霧裡打撈重音，在東京電車的螢光貼紙上迷路；跨過格林威治子午線，在好望角看日落，想打電話告訴他世界在刮風。那組訊號，已在光年之外斷線三十年。可我鞋底的沙，始終是他掌紋裡的那一小撮

如今地球儀靜臥如褪色紙鎮，壓住不斷飄起的時區。聽見他的聲音從某個時區浮上來，沙啞低沉，像擱淺的鯨魚，講述馬里亞納海溝深處的奧秘、沙漠中央靜止的錶針，而所有航線都朝北方收攏。某夜我發現自己縮成銅版字，蜷在他指尖那座城，等待一聲輕喚，就從經緯網格裡湧出羊皮紙的微光。當星群開始模仿檯燈暈黃，陸地繼續漂向無邊的藍。赤道依舊是赤道，只是再也沒有人，用手指為我丈量。他指著的那個點，漸漸浮成霧中溫暖的島嶼

Father's Day - 2026, Tracy, CA

■杜文輝

秋天的夜

人間的幾處，正在揮手，歡樂，沸騰，持續發熱，向世界發射。

每一個亮著的門窗，正在招引每一個心神不定的藤蔓和果實。

後半夜，我的城，我看見薄薄的絲襪，還在落滿水汽的玻璃背後等待。

樹上掉下一片樹葉、兩片樹葉，切割大理石的空氣。

舉起一根羽毛

一根羽毛掉下來，一隻鳥繼續飛向前去。

一根羽毛還有慣性、溫度，斜插在草裡。它有天空的顏色、雲的顏色、虹的顏色和輕。

羽毛是怎麼掉下來的？怎樣的鳥讓另一隻鳥掉了羽毛？還是因為另外的驚恐？長途？疲勞？病……一隻鳥一生中會掉好多羽毛，只是有些我沒有看到……

掉下羽毛的鳥會飛得越來越慢，方向感會越來越差，越來越低……

2026 年寄自甘肅

■任敬偉



空是無，小時候嘆嗤一笑。

又像童年，滾失鐵環後，在小巷的轉角處蹲下來，嗑了瓜子，留下的殼。

季節輪回。您能看見麼？長大了，心驚膽寒地計算著，尚差多少日子步入老年的缺牙，深陷猴年馬月的傻笑。

您能看見麼？那些小巷的風，一匹跛腳的冷驢子，從豆芽攤裏鑽出來，舔翻幾張碎紙屑的黃曆。又無影無蹤。這些看得見的無，看不見的有，讓內心焦慮和恐懼。

這些空。這些的強大，又靠不著邊兒，在山頂，在深谷，在斧劈石，在整個高原結出空心李、羅漢果、悶葫蘆。又什麼都沒用。一切重歸於零。零，天使頭上虛空的光環。也是箍在人類脖子上，一個苦難的圈。生痛的時候，我們“哦”的一聲。

方 程

有多少無解之夢，在生命的轉彎處合奏？書山太高，石縫狹小，這裂開的骨頭，掐不住寒號鳥的那一柄尖嘴的痛？！生活的絮絮叨叨，雪上加霜，“哆囉囉……”

又啄傷了心窩的芒。多少年了，寒風凍死了什麼？漫天風霜，能漫過求知學子的腳印？明天的明天，又會是哪一天？

多少年來，其實，我就是那一隻鳥，用柔弱的皮，包緊自己的骨。在白雪皚皚的高原，朗朗的讀書聲裏，悄悄鑽出身子，攤開一大片的荒蕪，苦其心志，空乏其身。多麼努力了，也解不了人生的方程。命運，讓我們“哆囉囉……”，無法壘窩。

奮鬥，讓我們一個接著一個鯉魚打挺。接踵而來的問題，似眾多的箭鏃襲來，我們只有招架之功。硬生生的是生活，把越來越多的人逼成了刺蝟。

2026 年寄自貴州

■秋原

關於舊照片

1. 舊照片是時間的印記。這樣的印記以前是藏在發黃、褪色或摺裂的紙片裡，在相片簿裡。由於科技的進步，現在是藏在手機裡、在電腦裡或者是其他的電子產品裡，更可以印在衣服、陶瓷器甚至任何物件上。比起以前你更容易發現它們。

2. 當然，舊照片一定是跟現在有一段時間的距離。那些童年的，年青的過去的某一個時刻，一旦被留了下來，永遠就是那個樣子。而你卻不一樣。你已經變老。而通常，對回憶而言，屬於過去的時光總是教人緬懷。

3. 曾經有一陣子，那是黑白照片的年代。照相館會搞一些豪宅或者華麗的庭院背景，讓拍照的人穿著時髦的衣服，手上拿著某種樂器像吉他或者體育工具像羽毛球拍，網球拍之類的道具。每一個男的看起來都像王子或者花花公子，女的看起來像公主，女明星。有些樣子不錯的同學拍了之後照片被放大，放在照相館的櫥窗裡，惹來不少同學們羨慕的眼神。我不幸也被街頭的照相館又哄又騙拍了幾張拿著吉他的照片，可家裡窮，一直拿不出錢把照片拿回來。每天上下課都要繞到照相館後面的小巷子。十分難過。也不知道拍的照片有沒

有被放在櫥窗裡。後來跟著家人搬到更貧窮的地區去，再也沒有經過那家照相館。四十年後我回到以前住的地方，那個小小的照相館也沒有了，就像那個年代一樣一去不返了。噢。我是多麼希望那個照相館還在，我那些少年時代的照片還在，我是多麼願意付出百倍的價錢去買回來，買回可悲又可貴的回憶。

4. 不知道是否因為以前的照片都必須經過用攝影機拍照，沖曬等工序而變得昂貴，就算是即拍即有的紙照片也價錢不少（至少對我而言）。今天的手機，不要說拍照，就連錄像也只不過是彈指之間輕鬆不過的事。反而覺得過去的照片更值得紀念？

5. 同一張照片裡面的人，卻有不同的命運。就像同一班的同學都有各自不一樣的命運。

6. 看舊照片最難過的是裡面有的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可是看著看著彷彿又回到那個過去的回憶裡。他們仍然活生生的，跟你有說有笑。可是這一切真的過去了。真的無可逆轉。看著看著便發覺跟自己一起變老的人也寥寥無幾了。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也變成別人在舊照片裡回憶的人。

加利福尼亞·2026·夏

■喬成

浮的解釋

小學時，我的導師就告訴我母親說：“這孩子太浮了。”

就這個“浮”字誤我數十年。就這個“浮”字的緊箍咒讓我半輩子為“浮”所困；而你卻為了一個“沉”字——近些年，一點浮出來的靈機讓我意識到，冥冥中，浮沉之差竟是生死之別。

“浮”——那我不懂的“浮”字
是那漂在水面上，與“沉”相對個“浮”？
是那表面的“浮”？
是那空虛，不切實的“浮”？
是那不沉靜，不沉著的浮？
是那暫時的浮？
是那可移動的浮？
是那超過，多餘的浮？
是那呈現，湧現的浮？

而那“沉”字，卻似沉甸甸的海草，埋葬了你的慾望，想像，浪漫和任性。你沉醉在一個感性的夢境，但你外表的沉著能抵抗層層的包圍？能掙脫千絲萬縷的揪纏？能經得起排山倒海的壓力？

但我的“浮”字，那少年的輕浮卻非心猿意馬，它純粹是貧窮和保守下的窘境和掙扎——一種無奈的躁動。而那棵浮躁的心，屢經時空的磨鍊，終於脫胎換骨，平心靜氣地浮於世，如一片睡蓮，浮出水面。

而你卻沉不住氣，中年失足。你的沉沒和沉默，我們的長恨。而老年的我已不再追究你“沉”的意義，也不再抱怨你“沉”的決擇。人各有志，乘桴浮於海。我將沉痛化為沉思。

年老的我並沒有完全脫離“浮”字——我時有浮想。浮想中，我動，如蓮葉上游蕩的浮雲；我靜，如蓮葉下止步的沉魚。

■佐夫

荒野中的那塊碑

在冰雪傾覆的荒野，一塊碑是不會被凍僵的，那上面的文字是不會被凍僵的。一塊碑，它在一堆黃土的沉寂面前，往事般地站著，外表冷靜，而內心早已熱淚盈盈。夢裡曾經飛翔的翅膀，如今終於在天地萬物之間收攏了，一種無形的思想的鏡面，終於烙下不斷湧動又抵返自然的原色。

文字裡隱現的燈火，那是經歷了千里灘涂、萬里荒郊的野地，一個人需要的溫暖與安靜，需要走出無邊的喧囂，屏蔽冷風的撕裂才有的。其實，在一個人的某一段溫軟的行程裡，許多鳥都會在那一刻唱起歌來，許多生命都會在蒼涼的暮色裡復活。

那些隱隱約約的文字，恰如一條深深淺淺的河流，一個人在河邊走著，時光在他這裡，時快時慢、張弛有致，如此的默契，似乎在迎合他的心境、步伐，就像他現在這個樣子，時間雖已凝固，靈魂仍在飛揚。一塊碑站在他的面前，那麼別扭地在講述：一個人一生的返青與泛黃；它像一個強迫症患者，在擁有著無邊蒼茫與孤獨的同時，又在竭力嘗試與一個全新的自我對話，直到，天地交合，也無可辯駁。

2026年寄自北京

■殷剛

浮瓜記

暮晚行舟，水面漂來一只南瓜。老人伸手撈起，瓜底藏著一隻水獺，前爪凌空舉起，一雙大眼驚得渾圓。心下愧疚，次年春末，老人在河岸遍栽南瓜。花期未至，藤蔓便夜夜遭啃；待到瓜實垂熟，又接連憑空消失。某個深夜，他隱在田邊暗處守候，只見一隻壯碩水獺涉水登岸，在藤蔓間急切翻尋。它無從知曉，這滿地瓜果，皆是當年丢失的那只南瓜，繁衍出的無盡子嗣。多年以後的黃昏，河上撐船的已是陌生老者。

水面漂滿南瓜，密密麻麻望不到頭。他慌忙縮手，那些南瓜底下，盡是同一張冰冷的臉龐。

2026年7月7日，上海

■劉志宏

南方長城

從蒼茫的歷史深處向我們走來，厚重壘砌的磚石，負載著歲月的頂禮膜拜，蜿蜒苗疆三百八十二里漫長的回眸，演繹一段又一段悲壯而美麗的神話。綠樹婆娑，夕陽血紅。亭子關、鳥巢關、阿拉關、靖邊關……一行鏗鏘的文字伴著馬蹄揚起的煙塵，每一次呼吸都有輪廓分明的陽剛之氣，磅礴“苗疆萬里牆”的千古雄風。輪廓雄奇，愛憎分明。汛堡、碉樓、屯卡、哨台……春秋風雨擦拭一個朝代清晰的背影，把時間的裂縫一點點縫補，讓滄桑的修辭走進明清張揚一種烈烈罡氣。先人被歲月打磨的脊梁，塵封的記憶依舊清晰；生命感受著靈魂的燃燒，厚重的磚石收攏歷史的空曠。撫摸著留下彈痕的堞口，從銅仁到吉首，一片行走的思想，靜靜地昂首一個民族不朽的語言，將古老深沉的內涵放飛到湘西千年不變的夢中，挺拔成歲月的盛典。

中國古建築的經典，讓堅硬作響的骨骼矗立在國人心中，至今蜿蜒一種堅強、一種精神……

2026年寄自蘭州

■郭揮

過客

沒有一只秤盤裡，能裝上風，並且稱得出風的重量。為什麼要稱風？

一任它去波濤上堆積，或是在花卉間流連，在樹葉間說事，又或是循著雁鳴聲聲，越走越遠。

人心如秤，有準星。

皆知道那些風，與那些觀風者捕風者馭風者，古也好今也好大也好小也好硬也好軟也好，都只是一些匆匆——過客。

精神分裂症患者

嘗試著在頭骨上，建一座城堡，豎起最高的烽火台，俯瞰大地。派遣一隻有大紅冠子的公雞巡夜，每日黎明時分，雄糾糾地吹響黃銅色軍號。

請所有的鐵樹開白花；讓大雪，無緣無故地佈下羅網。喊來夢裡的騎士，喝令他挺著長槍，攪亂江山。然後愛上一個皇后，在午夜時分，與她眉來眼去，暗渡陳倉。

最重要的是，下達指令，叫那些不可思議的事，一再發生。無須動刀動槍，無須流血，徑直贏取一場——偉大的戰爭！

■陳銘華

向垃圾致敬

一手牽著狗繩，只好揮起另一拎著小包狗屎的手，心中沒半點不敬。天生垃圾必有用——尤其是披上青紅皂白黃各色的人造垃圾

八年前，垃圾彼此招喚吸附；八年後，垃圾重新分類包裝，擦得自己又白又大又美又發亮，要號令全球右手伸直，齊刷刷地敬禮

2024年6月2日

偉蟲傳

蟑螂富，從小不用功；及長，蝟入蝟出常春藤；既而寄生野雞學院、賭場、酒店，繁殖築巢、張牙漏稅、舞爪封口、付費煽動，瓣瓣開花

有幸咬過紅丸後，小強毒化為大強，指冬瓜畫豆腐，睥睨府院三界，橫掃社群六合，幾成一隻打不死的偉蟲

2025年3月25日

蟲效應

一隻斑斕的蝴蝶在阿馬遜雨林輕拍翅膀，一個月後弗羅里達州便捲起了一場再次偉大的風暴；一隻偉蟲再次登基，不到一個月後世界各國便緊繃備戰，甚至地球脹卜卜得離火星及黑洞愈來愈近

對比之下，一場地震讓千里之外一棟半成品的大樓轟然倒塌，有可能只是外太空一眾俯瞰萬物中不知哪位小試其牛刀，其實算不了什麼

2025年4月1日

■方壯靈

六合彩

偶爾，當六合彩累積過億，我也會加入同事們的行列，賭一下運氣

不單單是不想落伍，我也趁機來一回白日做夢

2026年2月

曇花一現

是教人如痴如醉，想入非非，且艷香交乳，可遇不可求的，良辰美景

明日君再來？

二零二六年六月廿八日

*是日，後院幾十朵曇花盛開。

■古渡

愚人節有感

寫詩不被稱為詩人是一種藝術境界；

“天生我才必有用”：詩仙醉酒狂笑；

“不須放屁”：近代偉人如是說；

眾生皆愚，千佛一臉：

宇宙138億年久乎，何惑於朝夕？

2026年

隱喻的張力

與日常的裂隙

——《新大陸詩刊》2026年6月號非常詩專欄讀後

◎張莖

趁著初夏時光的一點閒情逸致，順手寫下幾句讀詩印象如下。

展讀《新大陸詩刊》2026年6月第214期“散文詩（非常詩）”專欄，聚焦陳銘華、秋原、方壯靈與佐夫四位詩人之作，從意象建構、語言策略與哲學意涵三個維度，探討當代漢語散文詩在科幻志怪、遊記抒情與超現實隱喻等路徑上的實驗與局限。

散文詩作為一種介於詩與散文之間的跨界文類，始終面臨著“詩性”與“敘事性”的張力。其實詩就是詩，從文學的最核心本質來看，詩的確就是一種純粹的情感與語言藝術，無分軒輊，只是在當代漢語詩壇，散文詩的實驗往往體現為對傳統格律的解構，以及對日常語言的詩化提煉。《新大陸詩刊》本期“散文詩”（非常詩）專欄所刊載的四位詩人作品（抽讀），恰好呈現了當代散文詩在題材與形式上的多元取向：陳銘華的科幻志怪書寫、秋原的遊記式抒情、方壯靈的日常哲學隱喻，以及佐夫的超現實火焰敘事。我試圖在細讀的基礎上，勾勒出各自的風格特質，並指出其可資商榷之處。

陳銘華本期發表三首散文詩，以科幻與志怪為經、時間與遺忘為緯，在極短的篇幅裡製造出強烈的時空錯置感。

〈長生不老〉將末日敘事壓縮成掌中水漬的隱喻，冷峻中透著存在主義式的荒謬。詩人以“水漬”這一日常意象承載“長生不老”的宏大命題，形成強烈的反諷——永恆竟是一滴即將蒸發的水痕。這種以微觀寫宏觀的策略，頗有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機鋒。

陳銘華在〈邂逅〉則以眼鏡的遞減與平行時空的提款機意象，把愛情的漸次磨損寫得既日常又超現實。詩中“眼鏡

”作為視覺的媒介，其度數的遞減暗示著情感清晰度的喪失；而“提款機”的介入，則將親密關係的物化與計量化推向極致。此詩頗有卡夫卡（Franz Kafka）式的荒誕與張愛玲式的蒼涼交織之味。

〈夢之外〉雜拌《山海經》與《聊齋》的語境，卻以“二百毫克”“一英吋”等現代度量衡製造疏離，讓古典的下凡敘事變奏出後現代的拼貼趣味。這種古今並置的策略，既是對傳統神話的解構，亦是對當代科學話語的戲仿。

整體而言，陳銘華擅長以硬冷的科學語彙包裹柔軟的神話殘骸，在華語詩壇的散文詩場域中展現出獨特的科幻志怪書寫路徑。三首之中，〈長生不老〉意象最為凝練，哲學意涵亦最為豐厚，堪稱本期專欄的亮點之作。

秋原：空間的移動與時間的縱深

詩人秋原發表三首風格迥異之作，我僅擇其中兩首，一為遊記式抒情，一為星際尺度的哲思。

〈亨廷頓圖書館〉以遊記式的筆觸，將一座藏書之所寫成一座時間的迷宮。從孫兒的好奇東張西望，到柳蔭下倏然浮現的亡友身影，空間的移動疊合了時間的縱深。最動人處在於“人生如夢，我們什麼時候夢醒呢？”這一問——不是悲涼的感嘆，而是歷經滄桑後輕輕的、幾乎帶著禪意的自問。詩中的“亭院”既是實景，亦暗喻人生如寄的暫棲之所，餘韻悠長。

〈又要登月了！〉氣魄宏大卻不失憂思。從半世紀前的登月壯舉一躍而至火星移民的未來想像，詩人將人類的野心與地球的脆弱並置，形成強烈的張力。

“貪嗔痴的人類要押注到哪裡才不致於毀滅？”這一問擲地有聲，把佛家的三毒概念擲入星際尺度，讓科技狂飆的敘事瞬間有了哲學的重量。結尾既是警世，亦是對“奇蹟”本身的深情回望——在無生氣的宇宙中，地球的美麗何其珍貴，又何其岌岌可危。

秋原的兩首詩展現了散文詩在抒情與議論之間的靈活轉換，其語言平實而意蘊深遠，體現了“以散文之形，行詩之實”的文類特質。

方壯霆：日常隱喻中的存在主義

方壯霆〈太平洋釣魚〉以釣魚為喻，寫出了現代人“等待”的哲學處境。全詩分三段，層層遞進：首段寫釣魚的物理行為，次段轉入釣者與魚的博弈關係，末段則提升至存在主義式的雙向囚禁。

動人的是第三段“願者上鉤，是雙向的概念”——將釣者與魚的關係翻轉為互為主體的博弈。魚兒因嘴饞成為犧牲品，是“最心不甘情不願的終生遺憾”；釣者則“心甘情願地消磨殆盡在有望無望的等待中”。這種雙向的囚禁與自願，讓一首小詩有了存在主義的重量。結尾點出“2026年3月29日加州 Pismo Beach 學釣魚”，日常瑣事與宏大隱喻並置，頗有辛波絲卡式的日常哲理意味。

然而，第二段“聰明狡猾的魚精”一句，“魚精”的用語稍嫌口語，與全詩冷靜節制的語調略有不協調；且“氣死漁翁”四字過於直白，若隱去不說，讓讀者自行體會那種落空，或許餘韻更長。此處或可視為詩人在口語化與書面語之間的搖擺，亦是當代散文詩常見的語言張力。

佐夫：超現實火焰與分子結構的對位

佐夫〈在火焰裡〉是一首燃燒的詩。從“火焰的舌尖舔舐夜空”到“星星成了它向著遠天飛散的種子”，意象密集而富於音樂性。詩中“激情與冷靜在火焰的起伏裡舞蹈，閃電與蓮花的光芒在多棱鑽石的旋轉中讚嘆規整的分子結構”，這種將科學術語（分子結構）與神秘意象（蓮花、閃電）熔鑄一爐的筆法，頗有早期洛夫的超現實風采。

末段“作為一個闖入者或思想者，你的明天一定是幸運而光亮的”，在毀滅的預感中竟生出祝福，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溫柔。這種從烈焰到祝福的轉折，體現了詩人對“火焰”這一意象的雙重理解：既是毀滅的力量，亦是淨化與重生的媒介。

到了中段“恍惚間見到一簇火焰在對著你微笑，親愛的，別緊張”一句，第二人稱“你”與暱稱“親愛的”突然介入，打破了前文較為疏離的觀察者語調，略顯親暱突兀。此外，“紅豹用它

狂奔流沙的祥足在撞翻天邊禁錮的柵欄”一句意象過於飽滿，“祥足”與“狂奔”之間的張力稍欠磨合，讀來略有窒礙。此或可視為超現實書寫中常見的“意象壅塞”現象——當隱喻密度過高時，讀者的詮釋空間反而受到壓縮。

綜觀本期專欄四位詩人之作，可見當代漢語散文詩在隱喻密度與日常經驗之間的持續拉鋸。陳銘華以科幻語彙重構神話敘事，秋原以遊記筆觸探問時間與存在，方壯霆以日常瑣事承載哲學重量，佐夫則以超現實意象燃燒語言的邊界。四種路徑，各擅勝場，共同勾勒出當代散文詩的多元景象。

然而，無論是方壯霆的口語化搖擺，抑或佐夫的意象壅塞，皆提示了一個共同的課題：散文詩如何在保持語言張力的同時，為讀者保留足夠的詮釋空間，這或許是“散文詩”（非常詩）之“非常”的真正意涵——不僅在於題材與形式的標新立異，更在於對詩性語言邊界的持續探問。

6.20.2026, Tracy, CA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感謝 喬成 \$100 **支持**

■小海

運河泳者

跑步途經運河石碼頭時
最後一團霧氣散去
河邊疊放整齊的衣物上
壓著一瓶礦泉水
游泳的小伙子浮水遠去

一小時後我折返回來
衣服和瓶裝水還在
他卻不在慣常泳道上
一個人怎麼會憑空消失
河面上沒有任何動靜
沿著河邊步道
我努力搜尋晨泳者

彷彿潛伏水底的慾望和惡
有意用一份平靜來滿足自身

母貓在河灣蹲守孩子
用機警眼神和敏銳直覺
尚未成熟的桃子
提前吹落在季風裡
吹笛人的笛聲
從對岸飄送過來
昨天，他在此岸觀鳥

是否需要報警
我探詢松下垂釣的老人
兩分鐘後，他指給我
橋下一側的朦朧雲影
說不清雲團推擠著什麼
像塊擦淨天空的抹布消失
一艘船鳴笛從碼頭起航
另一艘拋纜靠岸

泳者出現了，划水聲

像晨練者攜帶的收音機裡
兩個互相干擾的波段
他在沒完沒了地收割漣漪
身邊出現了，一圈
又一圈，暈眩的波紋
迷霧散盡的運河
就是此刻世界
在內心的完美映像

以為無法再見的歸去來
需要確認正在返回的
和在碼頭處下水的
是不是同一個人
也許既非前者也非後者
輕率的生命波動的奧秘
與永恆相比總是短暫

今天耗時比較長哦
試了一個反方向
聽到橋上喇叭的鳴叫
還有你們的呼喊
腿抽筋了，橋下水溫低
恐慌的瞬間空白裡
以手作槳抵禦腳底渦流
直到波浪輕拍肩膀
意識回到自我感知之中

我並非無能為力
更不是自我阻斷
攬生命入懷的手勢
被誤解為擺脫水壓的掙扎
那裡，彼處，不是終結
而是有待探索的新水域

好吧，如果沉醉其中
總能找到想要的金玉良言

2019年6月蘇州

■陳文慶德

秋天無情

我藉秋天的名義
望最後一片紅葉
悄然落在你身邊

望最後一片紅葉
帶著我的心思
你卻讓秋天成了冬天

帶著我的心思
那一片紅葉不知將在你手裡粉碎
悄然落在你身邊

那一片紅葉不知將在你手裡粉碎
我藉秋天的名義
你卻讓秋天成了冬天

枉然追逐

追著蒲公英的冠毛，不覺之間
跌入了長夜的陷阱
瞥見彎月懸在遠處

跌入了長夜的陷阱
在一線莫名的冷光下
走向回憶沉積的湖泊

在一線莫名的冷光下
陌生夢境悄悄展開
瞥見彎月懸在遠處

陌生夢境悄悄展開
追著蒲公英的冠毛，不覺之間
走向回憶沉積的湖泊

2026年寄自新加坡

■林煥彰

六譯鳥聲

清晨，完成第 390 次
登基隆山；
今天出門時間
有點晚，不同時段
在登山步道上
聽到的鳥叫聲
不完全一樣；

今天，我聽到的
似乎，我以前不曾聽過；
牠的叫聲，像鴨叫
呀哦！呀喔！
我走過的一段步道，大約
叫了十來聲，
我停佇了三四次，還是
無法辨識
牠是哪一種鳥？
烏鴉嗎，又有點像老鷹！

東北角，這一帶
我幾乎沒見過牠們！
牠藏在矮樹叢中，
我要翻譯鳥聲，這一小段
我大約也登上了四五十階，
走走停停，想仔細聽懂
牠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我自己在心裏想，
一直要告訴牠，我今天
登基隆山，
是可以順利完成
第 390 次，
有霧，濃濃
我照樣要走進霧裡，
登上山頂；

還好，沒有下雨
還好，我八點就順利完成了
我自己，一個人
站在基隆山頂上，
360 度的，濃濃的霧裡……

2026.06 在瑞芳火車站候車

■海瀾

蘋果和梨

爐火上蒸著蘋果和梨
焦灼地發燙

母親說喉嚨不適要喝梨水
而我擅自加入蘋果
像潛意識裡一個小叛逆

父親拎回一只時間密封的搪瓷杯
熱氣騰騰的小餛飩
一路懷揣。竟如此治癒

再也找不到那隻手提搪瓷杯
和再也找不到的滾燙
只有父親能帶回

蘋果和梨在空氣中滲出鹽
像母親和父親手拿勺子
一口一口喂入發燒的那個夜晚

2026 年 5 月

在海邊，有什麼心事

在鷺洲，一個旅人坐在海邊看海
臉上有著深深的皺紋；
陰天，他想著有什麼樣的心事？

在琴島，一個旅人坐在海邊看海
臉上有著微微笑著波浪；
晴天，他想著有什麼樣的喜事？

2025.12.22 廈門華僑大廈大酒店

■張芳學

石榴花開

在暖暖的陽光裏
你輕輕地張開紅唇
說出了積壓已久的秘密

塵封的往事
在癡癡地等待中
枝繁葉茂

一腔晶瑩的柔情
談笑間
烈火般的燃燒

有誰知曉——
你燦爛的笑容裏
藏著多少辛酸的故事

做一棵寂寞的樹

樹，安靜的站在那裏
塵世的嘈雜
就像掠過葉片的風
在信念裏蕩漾

習慣於安靜
低頭沉思
抬頭望天
枝尖總有大海翻騰

多嘴的鳥雀
經常在耳畔喧囂
樹，默不作聲
想把天空看穿

2026 年寄自甘肅隴南

■世賓

公 園

大地的湖泊、水草、白鷺從未消失
香樟的綠持久而堅韌
水泥廠的煙塵，像慾望
噴薄而出隨後消逝
挖礦的深坑，積蓄了太多的雨水和汗水
是時間——要相信時間——
總有能力，把它變成魚類和鳥類的天堂

花都湖的水杉、香蒲、水鳶尾默默生長
宮粉紫荊在三月忽然燦爛
迷蒙中，鷺鳥和鷓鴣鳥出現在天際
預示著新的一天再次來臨

行走在湖心棧道，長久的恬靜
恍惚穿過時代完美的歷程
此時停在一個華麗的節點
善良的人們推著嬰兒車，他們知道
風雨還會降臨，花朵還要盛開

幻 覺

軍工廠改成了玻璃廠
後者製造的幻覺
更加斑斕

舞台上，小醜的泡泡
帶來了許多歡樂，雖然
他嘴角掛著的微笑
更像是就要哭

沙漠盡頭出現的城市
成為旅人的墓場

製造大麻和吸大麻的
無論他們如何隱藏
都會被自己抓到

沒被捕抓之前，他們
時常鼓勵另一個自己
“請站在大麻的立場上！”

■張朴

大火之後

大樓垂淌許多灰沉眼瞼
顏色熏成默然
未清理的水窪成堆
焦黑底片排得空洞
裡面已沒有骨架
明天只剩過去
再曬不出淡淡往常

回憶達到了沸點
連同已讀和未讀的短訊
溶成模糊的相連
刺疼鼻腔，衝入喉嚨
在迸開的一聲聲橋上
一切又再朦朧相遇
那夜空中點點鹽味

茶 敘

光像一片乾淨的海棉
敷在半邊餐桌
即或我們都是醫生
已無從再說明年的事
趁洋甘菊未冷去
向著轉念就忘的話
笑得又摘下眼鏡

陽朔西街

樽蓋給山峰悄悄一撬
瓶口汨汨流出啤酒
淺浸這片暑氣炸過的魚肚
燈飾如泡泡浮起
黏著宣紙上的油畫
蕃茄和白腐乳融在石板路
已無人可走畢直線
我們正是最後的醬料
被一支變色的舞燈攪動
擠著約翰連儂的天空

■黃葉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解開雲的韁繩
讓它尋找雨落的棲地
開創一條河流
滋養足以遮天的樹

就這樣吧
放下黑色的帷幕
讓星月取代明日
在微光裡安眠
朦朧如夢裡詩言
一句“我心如月皎潔”
可我只盼來朔月

就這樣吧
讓朝陽重新升起
拉開藍幕讓人仰望

多麼深邃

那些指針都停下
一支一支偏往昨日以前
你看不出有多少個昨天
只有今天的太陽能給你擁抱

總是這樣的
只要夠高，藍天就在上面
雲雨黑夜
那是深邃裡
迷人的焦點

2026 年寄自新北市

■ 李小寧

當一陣風經過

在我無盡的寂寞裏
你總是以妖的形式出沒
暮色將月光碾成齏粉
你沿著我睫毛的弧度滑入
那些被蟲鳴蛀空的骨骼縫隙裏
正緩慢遊過螢火蟲的燈籠

半掩的窗櫺截取你透明的儀態
露水在玻璃上勾畫你波紋的唇語
影子們突然有了柔軟的脊椎
像三月柳枝垂向未醒的湖
蝴蝶扇動暗香裏的霧氣
整個庭院都在練習失重的舞蹈
含羞草蜷縮成小小的盲盒
廊下的風鈴始終噤聲

真正的風來自更深的空穴
風掠過時，滿山杜鵑集體側耳
石階上的青痕簌簌剝落成粉
松針在暗處編織光的纖維
所有閉合的美都將在顫抖中綻放
如同深淵裏浮起千萬個月亮

2025.5.18

很 硬

樹死了
支棍活了
三根支棍都活了
三根支棍被人拔去
樹還撐在那裏
樹變得很硬

2025.5.15 甘肅省白銀市

■ 樂意智伯

骨縫裡裂出新世紀

我從雪域走來
踢著崑崙的骨頭
骨粉落進母親的粥碗
她教我：吃下去，你才有力氣
拆了這廟
我從冰縫擠出
帶著岡仁波齊的冷
這冷遺傳自外婆的產床
她生完第十三個孩子後
子宮被縫成轉經筒的形狀
我頂著亙古凜冽
給珠穆朗瑪編織著白髮
每一絡都繫著一個女孩
她本該在經幡下初潮
卻被做成了酥油燈裡的捻子
現在我要下山了
帶著滿身的雪和債
雪是還不起的
債是不能還的
我只好把自己攤開
鋪成一條路
讓後來赤腳的女人
踩著我的脊椎走時
不再被廟裡的釘子
扎穿腳掌
當最後一個腳印離開我的尾椎
天亮了
雪開始融化
我的骨頭慢慢沉入泥土
沉得很慢，慢到足以聽見
地底傳來其他鋪路者的骨骼
正在輕輕相叩
像在問：
“你那截，疼完了嗎？”
而我已經碎得
無法回答
只有曾作為眼睛的兩塊骨頭
還望著天空

直到某個無月經的夜晚
所有鋪路者的骸骨同時翻身
把壓在身上千年的香火灰
抖落成第一場不帶識語的雪
於是廟塌了
不是被雷劈，是被骨頭們
翻身時震鬆了地基
於是經幡燃了
不是被天火，是被銀鈴晃動
摩擦出的體溫點燃
那些我們曾獻出的脊椎、恥骨、肋排
在灰燼裡慢慢拼合
拼成一副沒有主人的巨大骨盆
它如此空蕩
足以容納所有被流產的黎明
它如此完整
連處女膜的裂痕都長成了
接納彗星通過的甬道
現在，混沌開始了——
沒有神從蓮花座上走下來
只有我們的骨粉在風中重組
時而聚成不跪的膝蓋
時而散作敢褪色的口紅
時而變成母親們集體閉經後
子宮裡結晶的新曆法
世紀啊，若要重開
請從這副骨盆的產道爬出來
你的第一聲啼哭
必須用盡你吃奶的力氣
哭出那句：
“從此廟在腳下，
路在天上。”
而我在等
等所有銀鈴啞默的剎那
我這把老骨頭
將最後一次翻身
不是為了鋪路
是為了把天地夾在我的骨縫裡
碾成一撮
供後來者點痣用的
硃砂

■達文

是否還要蘇醒？

一塊草地
一簇花
一個放晴的週末

是我無休止的奔馳中
又一次
錯過的停頓點

此刻不需要風
沒有翅膀的視線
高於樹梢

拉古納

公路終結的岸邊
一座圓房子
聆聽著潮汐

懸崖邊緣
你的倒影被反覆漂洗
彷彿可以放大瞬間的光

大麗花

它們前世一定是戲子
擺放院子裡
很多年了
依然似乎眷戀紅塵
把籬笆當作帷幕
攀援著虛影
那些中午一樣明亮的微笑
那些暴雨曾經鋪天蓋地
當日子更加寂寞地延續
代替泥濘醞釀苦酒

■牧之

月光不在

唐宋的月光不在了，卻有暗香襲來
我們在湖心泛一葉小舟，鴻雁聲聲
連同思鄉的眼眸，洗淨浮世的塵土
人間的塵埃，便有煙雨一程相送

穿過生命的芬芳，雲向西行
槐花樹搖曳斑駁滄桑的影子
陽光慵懶，訴說著舊事的時光
四月的風，依然吹過沒有月光的夜

青的草、綠的樹，在風中起伏
蒼茫，在我們的身體裡越陷越深
渴望一場雨，來自春的源頭
讓返青的嫩芽，都有唐宋的遺韻

等 雨

一朵雲開始有了雨意，一朵花
開始了眺望和沉思，一隻螞蟻
正在等雨，一轉身，一條河流
有雲煙在跌宕起伏，萬徑蹤滅

春風不度，我們的目光和暮鼓
一起讓桃花雨留下的身影
伏在童年的蛭蛭聲裡，攜一縷流雲
舒展在觸手可及的月色裡
聆聽細雨，輕叩荏苒的時光

一把紅雨傘，在雨巷，驀然回首
我們借問酒家，醍醐灌頂後
海枯石爛，能與山風起舞？
能否在澗溪撫琴？醒來
雨水恬淡，陌上花開

■于中

世界盃 2026

沸沸騰騰的似乎還不只啊
那一片熱鬧人聲，和喝彩

人生難得有幾回？願意錯過
這一腳便踢出了整個盛夏來

寫於休士頓市 6/6/2026

邂 逅

兩三點簷雨，迷失於沉睡的雨巷
一位隱者，和久別重逢的夢
在竹間聽雨，水，開始迷途知返

內心的鋒芒，牽著五月最後的繩結
邂逅歲月的彌香，不知輪迴的時間
有玫瑰的慾望，抵達掠過的風景

風與雨，又一次纏綿
光與影，把所有記憶的藤蔓斬斷
春天裸露的喜悅，忘了背井離鄉的辛酸

湧入心中的河流，就著月色
看漁舟唱晚，櫛風沐雨
遠看咫尺桃林，有落花的紅鋪滿歸途

■陳冉

路遇自己與自己打牌的人

是贏家也是輸家

如果整個牌局都是破綻
自己總是最早發現的那個人
迂回、輾轉，明處的敵人，暗中的自己
一根琴弦，鬆弛有度
婉轉、埋伏、暗哨、明槍，伺機而為

站在自己的對立面
有時才會峰回，跳出自己的牢籠
才會發現暗處的敵人

把牌面拚給對方看
其實也是一種謀略，把自己的短板亮出來
有時可絕處突圍

自己與自己的博弈，有趣的遊戲
艱難的人生。一個人的一生
打敗自己的是自己
戰勝自己的也是自己

告 別

一場儀式，牽動萬物的情緒
脈絡清晰的河流，懷揣澎湃和返鄉的票根
向瘦骨嶙峋的樹枝告別
向寒風中搖曳的鳥巢告別
向清冷拓寬的街道告別
向落日快速消失的餘暉告別

飛舞、旋轉、升騰
像一場無根之水
沒有方向，流淌
從哪裡來，不知道向哪裡去

這該是一趟怎樣的旅程
給萬物又以一個嶄新的命名

■吳守鋼

春爛漫

好似一簇簇 成了群的
螞蟻
從蒼老如化石
皺紋滿面的樹枝上
戰戰兢兢 畏畏縮縮
探出頭來

眼前 是盼望了一個冬天的春嗎
黑是黑 灰也灰
不見綠 沒有葉的大地
螞蟻的眼淚一滴 又一滴……
哭紅了的眼 在料峭中
凝結出微紅的點點 花蕾
沒幾天
蒼老的櫻花樹上
滿世界的粉紅
淡淡的 嫩嫩的 無言的
是參加了春宴
剛喝過紅葡萄酒的
少女 路過
向大地報出春的第一聲

與你並肩走在
粉紅地毯上
粉紅席捲過 便是綠

二律背反

冰封雪飄 久凍著的大地
有一天 睜開媚眼
便是春暖花開

生了瑜也生亮
聰明與愚蠢
拜把兄弟手握著手

■欄清

七 月

上午一陣風
雕琢了一陣雨
電掣驚魂的午後
蟬的節奏
嘎然

七月
太平洋氣旋
濃縮成選票前哨戰
好在！護國神山安然屹立
就怕淹沒了
廚房上煎煮炒炸
一窩蜂貪贓勾結
我們的胃可無敵

七月
我愛追劇
可每一段跑馬燈
和平、戰火、天災、食安
從六月追到七月

2026 年寄自桃園

為了恨必先愛
愛是恨的前衛
恨是愛的後盾

人人為美麗點讚
點著點著
醜陋豎起了一塊里程碑

從產道走出
匆匆地
土饅頭是歸路

■楊河山

不再失眠

如果沒有靈魂
如果我們雙目失明
如果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
（黑夜不再如此明亮而白晝黑暗）
如果顛倒黑白
如果我不再是我，
既不是我也不是你甚至也不是他／她／它
如果，非自然地，我們習慣於夢遊，
屈從於荒謬的真實
如果我們仍然認為，月亮是鍍錫的平底鍋，
它不再照耀我們，僅供我們縱情狂歡
如果放棄了夢想與期待
我們麻醉自己，但這一切多麼令人痛苦

走進捷克斯洛伐克駐 哈爾濱總領事館舊址

一個已不存在的國家，僅僅存在於
歷史中。我從不了解它
但我仍然喜歡詩人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
以及布拉格，當我走入
這個城市最荒涼的建築這座無人廢墟
鐘錶指針指向 1931 年
門廳中央那盞輝煌的大吊燈不真實亮著
閃耀著魔幻的光輝
曲折鐵樓梯有捷克斯洛伐克的腳步聲
所有的門打開了，裡面的人
吐著紅舌頭，破碎的玻璃窗自己復原了
自己
兩隻老鷹在牆中振翅
傳來淒厲的叫聲，牆上的漆黑管線
通往遙遠的捷克斯洛伐克
中央電信局，而屋頂上的那株茅草搖曳
有人站在空中揮舞著它們

■北塔

億萬雄性狂粉
像無頭蒼蠅追尋著花蕊

它們噴出的病毒
瀰漫在金光大道上

花粉瘟疫

越美越毒
傳染越廣

那麼多人奔向那棵掛滿勳章的
玉蘭樹
而我避之唯恐不及

為了躲開這光天化日之下的盛況
我全副防護裝
潛入地下
乘上一條鐵蚯蚓逃逸

2026 年寄自北京

蛙鳴之夜

五十年前我聽到的歌聲如今已消失
某個月夜，無數大嗓門
的歌手，就這麼唱歌，多聲部合唱
此起彼伏，讓人無法入睡
從前我多麼討厭它們，太聒噪了
而如今多麼思念，當你走近
歌聲停歇了但不遠處仍然唱著
當走到不遠處那個地方
歌聲也停歇了，但你不久前站著的地方
歌聲又起。歌手們穿綠皮緊身衣
羅圈腿，凸起的大眼睛
瞪視著月亮，一張大嘴（只有這樣的大嘴
才會唱出這樣的歌聲）
唱歌的時候，下頰會憋出一個白色的
氣球。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
這樣的歌聲了，每逢月夜像小孩兒在哭
沒有誰能夠安睡，所以就這麼
聽著，這討厭又讓人思念的自由激情的歌聲。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河新

畫

因為太多的空白
刷子變得躊躇
油很粘稠
這使它變得吝嗇
只把慾望塗在一個小角
讓它帶著油彩去擴散

平行

我的孤獨和你的孤獨
並排走著
合適的距離
生出無結點的
相談甚歡
眼睛盯著前方

我們相望的時候
沉重的腿陷入流沙

未竟之夢

她在平滑的睡中蹙起眉
川形的迷人褶皺
彷彿夢打了一個結
然後草草醒來
將未曝光的部分
收到暗室

2026 年寄自紐約

■王性初

被廢棄的單車

好端端的鋼筋鐵骨軀體
兩肢失落後竟成了垃圾
在鬧市杳見被廢棄

輪子曾叱吒過大街小巷
飽覽了都市的冷暖春秋
如今殘廢無人收留

顯赫的風光曾通行無阻
命運的歸宿卻無法預料
倒在路旁無依無靠

廢棄的單車是現實寫真
既然來過你必留下痕跡
無怨無悔苟度餘生

■綠人

草 花

出生於草。成就於花
泥土，也清芬啊
盛開，就大

漢 字

倉頡比女媧瀟灑
他造的娃，方方正正，鋒芒畢露
骨骼血肉，絕代風華

唐三彩

一個王朝把黃綠白三種顏色
進化得淋漓盡致
涅槃的陶泥，斑斕盛開

2026年寄自四川渠縣

■應風雁

偈

窗外
猶是三個春天的綠意

合掌繾成一顆種子
埋進陽光的泥裡

呼吸疊入夜色
深在幽冥不及之處

有風
落下窗櫺

薄荷甘草糖

白露數息
六萬六千蟬之囁語
什麼也不想
然後天的顏色
就笑了
銀杏
睡在髮絲倦臥的肩上
黃色的秋覺
味甘
平淡

多 良

茶 滾了
有雨露的味道
陋巷殘舊的窗櫺
游過一條魚

樓上正在澆水
垂下藤蔓

■章治萍

哭袁隆平院士

此時，江南的一片片稻穗
即將成熟，即將收割
您卻走了，走得極其的匆忙
而再沒有留下新的詩篇

其實，未必詩篇能夠截留您的行程
未必您生命的停止，能夠
斬斷我們對您的崇敬
我的淚水，依舊清澈而純淨

那麼，不論陰晴圓缺
上天注定看著我們
看著田埂邊您的意氣奮發
看著路口旁我的哀思如菊

於是，我不會吃飽了去讀新的詩篇
我會吃飽了走入稻田
走入您樸實而博大的胸懷
我能捕捉到您種子般的精神

2026年5月寄自四川崇州

是綠色的海風

心上掛著海
伸手一想
摘下窗上的明月

2025.11.05 竹北市

■水央

彈唱吉它的人

他白皙靈動的手指
在六弦上飛舞
沙啞低沉的歌聲
如悶雷滾過
雲山霧水
盛滿鮮花的草原
微雨潤澤後
一掛飛虹
把我帶到
橋那頭

八角街

我踏上這
千年的聖道
在高原熱烈清透的
陽光下
與藏經喃喃
搖著轉經筒
磕頭長拜
匍匐前進的藏民一道
順時針圍著大昭寺轉啊轉
也轉成了傳經道上的
一字經文

穿 越

從成都坐高鐵
去西安
列車穿過
雲霧繚繞的
秦嶺山脈
隧道一個接一個
接連幾十個
也不知過了多久
終於
來到長安

■寶詩貝

雪花簡史

我的城市，從不下雪
雪，只在記憶裡堆積
香港，距離一片雪很遠
離雨滴很近。

雖是龍的傳人
卻不能呼風喚雨
也不能讓一場雪
落滿喧嘩的街道
我只能通過屏幕看大雪紛飛

懷念兒時落雪的冬天
雪像輕柔的羽絨被
輕輕地覆蓋了花間枝頭
不見匆忙，不見疲憊

飄蕩的雪花
如粉妝玉砌的世界
雪花是世界裡的
一個個小精靈

在這塵世
我們都是上帝撒下的雪花
被命運的風吹到各地
在落下的位置
然後，消化于無形。

心中的月亮

八月，滿地的月光
桂花枝頭一片銀亮
散發著幽幽的濃香

童年，也是在桂樹下
奶奶輕搖動著蒲扇
在娓娓的鄉音裏
嫦娥總是步履款款衣袂輕揚
我嘴裏的手工月餅很甜

■錢鍾齡

自畫像

您把別人
畫得很大
把自己
畫得很小

您把世界畫得豐腴
把自己畫成
清瘦的
一首小詩

您細長的頭脖
像極了埃菲爾鐵塔

讀非馬的畫

求 愛

你的愛
在戈壁荒漠
長成一棵古樹

孤獨被砍到了
相思在百年之後
還能抽出新芽

2026年寄自安徽

心裏也多了一份別樣的徜徉

精緻如銅鏡的圓月
一如奶奶慈祥的臉龐
縷縷溫馨的光
照亮河面 照亮心房

而今，靜謐的深秋之夜
我獨坐窗前
看著手中的月餅
聞著桂花的清香
朗朗的明月你可知
鄉愁的味道
已從家鄉的小河來到香江

2026年寄自香港

■圖雅

姑且叫它爺爺

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星
不知道它是什麼星

當一位朋友跟我視頻電話時
我正看著它
問他能否看見
他在海邊
正趕赴一場五光十色的晚會

當我再次看到這顆星時
我問一個好朋友能否看到
他正在超市
告訴我只能看到蔬菜和水果

當我站在西邊的陽台
看到這顆星時
喊他來看
他頭都沒有從書上抬起，說
“我沒你浪漫！”

今晚我又看到這顆星
也許只有爺爺願意跟我一起看
我16歲的夏夜
爺爺像這顆星飛離了地球

2025.2.20 天津

陌生人 153

就像花開和花落
要接受落

我對她說
更是對自己說

2025.8.14 天津

■潘莉

圍獵野豬

莊稼常被野豬騷擾
村民們請來獵人
獵人健壯如牛
三條獵犬兇猛如藏獒

等到月夜靜悄悄
野豬又溜進玉米地
獵狗們聞聲躍起 狂號
野豬急慌慌逃
撞倒玉米
蹂躪青菜和辣椒
往樹林裡跑

三條獵狗緊追
飛奔的獵人高舉三叉矛
野豬衝上河堤
朝著霧氣裊裊的河水跳
牠以為自己飛起來
逃脫了危險
落入母親溫柔的懷抱

霧氣蒙住牠的眼
河水纏住牠的手腳
狗蹄聲急如狂風
緊跟其後的是如雷的人潮
三條狗撲向水中的野豬
一起狂吠瘋咬
獵人的三叉矛射入牠的脊樑
野豬尖嚎
河邊的樹葉哆嗦
河堤上的孩子嚇哭
“不要啊，不要”

血腥讓狗更瘋狂
讓人亢奮得手舞足蹈
赤膊的獵人跳進水中
一叉又一叉 刺 攪
野豬睜開紅眼珠流淚討饒

■游若昕

別回頭

時間不會停止
太陽總是
上山又下山
短暫的停留
和等待
或許
可以讓人
有片刻的希望
可是
沒有人
會永遠停留在
原地
至少
我不會

岸上的人群高喊
“戳它的頭”
“戳它的脖子”
“這豬怎麼戳也死不掉”
哭聲 喊聲 笑聲 狗吠 豬嚎 一團

野豬停止哀鳴和嗚咽
結束了煎熬
黑身軀被三叉矛撬翻
野豬仰面漂浮如一節枯槁
獵人和觀眾的沸騰漸漸冷卻
獵狗推拉死豬 輕噪

初升的太陽穿過樹梢
照亮一河血水
公雞啼叫在山坳
一個聲音在人群中響起
“點起玉米稈
吃那美味野豬燒烤”
歡呼直沖雲霄

■洛木

此地多風聲

昔有一人，立於殿前，
雙手久藏於深兜。
風若不至，便自喚風來。

其目利而空行，
其齒見而無言。

四方客來，欲求一語，
其人挑眉曰：
“冬氣已重，
汝知雪落何處？”

時有群鴉低掠，
聞其聲而驚散，
既久，各自斂翅。
夜半微語：
“天本不寒，
人自取之。”

有老先生立于舊橋，
手不搖扇，
身不插兜。

觀者不察其本，
但見其立。
謂氣出其腰，
遂皆學之：
深其兜，厲其目。

自此眾人少仰望。
惟橋上之月，
照昔人如故。

2026 年寄自紐約

■鄭靖

關上一扇窗

剛剛砌好的
石頭屋子
堅固，冰涼
門廊外
滴水的綠意剛好
遮住父親的背影

荒廢的茅草頂
壓著誰的舊日子
我沒有進去
只是看了一眼
淡青色的天就開了

舊居窗外
泥路延成海
浪花歡叫著
撲到窗框上
像另一個時間裡
不曾見過的自己

整理 地質時間
淡紫淡綠淡藍白晶
把每一顆淚都
握在手心裡

風 把海浪
攔腰抱起 飛天
輕輕關窗
順手扯了兩條
飄來的
潔白浴巾

孩子的笑聲
繞著海
轉成了
餐桌

2026.6.16 清晨記夢，澳門

■玉文

塵

逆人群走向獨行
腳印懸浮沼澤地
平原入夜的黑色無邊
另一山頭太陽正在升起
平靜小河瞬間水流湍急
渡 只存於夢境或幻境
對岸墓群不再竊竊私語
風早已止息而樹不靜
叢林邊緣螢火忽明忽暗
隱身老樹洞夜梟重複吟誦
“地獄歸來，不應久留”

2026 年 6 月澳門

火

放大 既有的冷
舊有的熱

不僅蒸發沸騰
也讓 水
結成 冰
封 時空

寸草
難寄

2026.4.24 夜子時，澳門

*編按：作者來信，發表於本刊 2026 年 2 月 212 期〈與 光 重逢〉一詩
創作日期 2025.1.6 實為 2026.1.6 之
誤，茲代為更正。

■仲秋

善變的男人

傳說世上有人與妖相戀，互締姻緣；人的壽命比妖短，先妖離世。人死後記憶全失，妖為續前緣，會請妖界中以紅娘為業的狐妖牽線，替人回憶前世的愛戀誓約，轉世再結夫妻。

這個男人
小時候
騙他的媽媽
用哭聲吮乳
騙他爸爸
說謊的是山上的羊群
長大後
騙另一個男人
有最好的代理孕母
騙他夢中的情人
只為一夜好眠
騙一張
溫存過的雙人涼被
說好絕不同床異夢
騙他美若天仙的老婆下凡
還怪她相信
天上哪有什麼比翼鳥？

他不停的騙、騙、騙
一輩子善變的他
萬萬沒想到
同樣是騙來的一張婚約
上面竟然有妖文備註：
“ 就算你死了
也不放過你 ”

2026 年 5 月於台北

■思楊

隱 喻

有些人就算聲嘶力竭的吶喊
始終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
甚至，錯位的人格分裂
讓在黑白不分面前
再來個顛三倒四
一度讓人懷疑人的屬性
以及相識多年熟悉的陡然陌生
而有些人不用多麼費勁
一個眼神，一個微笑
就能讓春風化細雨
更不用說隱喻拋出
順利到佛陀拈花，迦葉微笑
這讓多見的腦袋
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

在馬德里

故鄉那頭的親人已熟睡
踏著馬德里黃昏的街頭
感受另一個城市脈搏

太陽門廣場上的晚歌
來自聚集示威
舉著鮮豔的標語
眼裏燃燒著火焰的人群

街角的手風琴師
把初春的晚風
揉進每一個動人的音符

行走的不同膚色
徜徉在雕刻花紋的石柱下
自現代步向歷史的深處

富有情調的暮色中
街道兩旁喝酒聊天的

■拓拔

七 月

浮雲終於和一朵夢中之花打了招呼
嬌羞冷淡歡顏嫵媚略有些拘束
少女的清芳飄蕩在走廊
白裙飄飄如牽牛花的紋路
在原野隨風搖曳
你如花綻放清淚如珠
清晨的露水和微熱的陽光才是你的
歸宿
你含笑對我說七月是美好的季節
魚在水中游蟬鳴於樹
暴雨雷鳴閃過長空去無痕跡
而你我在人間此刻停駐
恰好你明媚如朝霞
恰好你長髮黑如烏雲奔流如瀑布

冬日清晨 一株燦爛的蓮花

冬日的清晨不冷也不熱
噴過髮膠的頭髮迎風直豎
在穿梭過校園的小路
迎來一株燦爛的蓮花
這株蓮花有溫度
這株蓮花來自遠古
這株蓮花將幻化為菩薩文殊
這株蓮花將凌空翩翩起舞

很少看到目光被手機困

屋簷下那些流浪者
物品整齊的堆放
不時的整理下衣服和頭髮
不忘春日的優雅

2026 年寄自深圳

■冬夢

微塵之殤

一聲木魚一盞茶
一念佛偈一自在

微塵與菩提
一聽小千一念大千
其實時間無形牢握在掌中
禪，不正在坐著麼？

尋根的鄉愁

敗葉隨風翻牆而過
十指輕舒
撒落一地荒涼的月色
夜霧氤氳
天涯何處
想必只有遠方的遊子才懂得
仍在尋根的是鄉愁

乍晴還雨

這個季節
春花濺淚之後
夏天的鳥聲更為驚心

其實詩人跟你一樣
不會愛上
乍晴還雨的天氣

花語如夢

莫非為了證實
夏天真的已然到來

你是否想
讓蟬聲叫得熱鬧一點
花語如夢
一朵一朵繼續甦醒起來吧

■橡山閒人

星條旗迎風飄揚

高高掛起星條旗
在風裡舒展飄揚
二百五十載慶典煙火
有我擦燃的焰光

曾經陌生的土地
遙遠又充滿嚮往
古城門打開時
隨季風飛來這個地方

告別過去
離開了故鄉
在嶄新的街角
向世界打開一扇明窗

紅藍墨水浸入白色纖維
流向自由的方向
用掌心的繭
重新丈量新的家鄉

門前的星條旗
迎風飄揚
三億根不同的絲線
編織成滿天星光

2026年6月22日

含羞草

走遍園子
這裡沒見向日葵
這裡只有含羞草

飛過的蝴蝶
偶一觸碰
含羞草嚇得將身體縮回去
走遍園子
只有悅目的綠
才是夏天賞心唯一的真實

2026年寄自香港

■王焱

多餘的石頭

進城後的第一個校園文化節
我扮演一個石頭
不會說話不會動
穿著青黑色的舞台服
蹲在舞台的角落裡
等著唱完歌跳完舞
只需保持安靜，默默退場

收到曉雪的第九封信時
我正在讀《變形記》

21號志願者回信：
馬孔多可能會一直下雨
曼德爾施塔姆在監獄裡不停寫詩
海明威因為寫作與愛人分手

我也曾是多餘的石頭

媽媽，我醒著

媽媽，又是一個被等待的刀子分割的夜晚
我醒著，讀不了書
在抖音的安慰中不知不覺睡去
直到他躡手躡腳回來
小便、關上臥室的門
手機的螢光蟲消失
熟睡的高樓
悄然融入沉沉的天幕
我翻轉身
熨平壓抑的左心房
一切從未發生
我醒著，媽媽
不知該如何才能入睡
沒有一盞燈為我亮著
像是從沒被愛過

2025年寄自昆明

■魏鵬展

喝水與洗手之間

你喝了可樂
雙手黏膩
你想洗手
但苦於清水難求
走在街上
太陽曝曬
四周熱烘烘，乾巴巴
無法找到樹蔭
你想喝水
雙手黏黏糊糊的
你高價買了
一瓶清水
喝水與洗手之
間，你一再猶豫

土坯房

郊外無人
你蓋了土坯房
冬暖夏涼
你在屋旁種了
荔枝樹
龍眼樹
年久失修
牆身風化剝落
屋頂漏瓦
你要設法修理
土磚塌了，你換
了紅磚
屋後有一個庭院
你養了鴨
養了鵝
炎炎夏日
你在聽
鴨聲、鵝聲
屋裏有琴聲
有讀書聲

■林啟

多倫多之夏

初夏音樂會

陣陣風中
鼓樂琴音歌聲
海鷗間歇叫聲

初夏仍涼
綠地間黃
觀眾稀落
多站少坐
湖畔音樂會

季夏暮

北國季夏暮
灰白雲半遮落日
勁風秋涼意

陽臺的一條毛蟲

在家，不想工作
我坐在陽臺
忘卻煩囂
陽臺的盆栽枯了
枝葉乾癟難看
我給盆栽澆了水
渴望綠葉重生
日曬，雨淋溼
泥土長了草
綠油油的
葉上黏住毛蟲
我把蟲放在
不顯眼的枝葉上
期待蟲結蛹
然後成蝶

2026年6月寄自香港

■星空

沙海壁畫

當第一桶黑金湧出荒漠胸膛
酋長的目光，越過油井跳動的火光
他深知地心的饋贈終會沉寂
便把藍圖，鋪向波斯灣的萬頃波濤

港口張開雄渾的臂膀，攬盡萬國帆檣
機場劃破流雲，織就五洲經緯
引資免稅的浪潮，漫過貧瘠的海岸線
四海英才攜著奇想和熱望
在沙礫之上，種下創新的詩行

更向碧波裡，種上棕櫚樹
生長出一叢叢，新的海岸線
濤聲入盞，與香檳碰撞，月光灑入鎏金
的窗櫺
哈利法塔刺破穹蒼，直抵雲端
帆船酒店揚起金帆，劈波航向遠方

不做時光的過客，做瀚海的拓荒
荒蕪海灣，生長出世界的驚嘆

阿布扎比的行車線

阿布扎比的柏油路上
嵌著景德鎮的瓷鉚釘
八美元一枚的奢華
嵌進滾燙的瀝青路面

暮色漫下來時
它們便醒了，亮成細碎的星光
車輪碾過，有輕微的震動
像波斯灣的浪，吻過船舷的輕響

不用霓虹張揚，這是另一種安然的注腳
用瓷的溫潤，對抗沙漠的荒蕪
用昂貴的篤定
鋪就一條平安的坦途

■輕鳴

社 區

路燈，有序排列成行
散發寧靜的光亮
亂雲突襲

xià

貓

xià

狗

bào hóng

xià：下，嚇

bào hóng：暴洪，爆紅

巴黎藝術橋

部分坍塌
不堪上百萬愛情鎖的重壓
鎖被徹底清除
被拋棄的鑰匙
依舊身陷河床
緩慢地鏽蝕
沉溺在往昔插入鎖眼
打破禁錮的快感
原本就鎖不住的荷爾蒙、多巴胺……
塞納盡情泛濫
浪漫之都愈發浪漫

馬賽老港

步行道
波伏娃撲面湧現
矍鑠熠熠略遜蓋亞
身後一位老毛老至的白頭翁
蹣跚如盤山而行的老爺車
我猜他就是 dǐngdǐng 的薩特
剛想說 Bonjour
二人竟然穿越我的肉身魚貫驛逝

■南北

家 家

拾柴，切菜，煮米
兩個小娃娃
在樓下的空地上忙得正歡

我在樓上觀看
我的目光穿過群山和歲月——
千里外，是童年

空 空

午後，十三點
一隻蜂飛到我唇邊
——它不是為了聽經

對面山林深處
伐木聲此起彼伏
空空，通

隔溪花

在溪的這邊
我看到那邊
那邊的梅花開了

在溪的這邊
我看到那邊
那邊的梅花謝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一片
在盛夏結滿誘惑的果園
我只是偶然經過

我只是被吸引
我只是在那裡凝望了片刻的
一個路人

2026 年寄自河北

霧起那艘三桅的法老號
主帆、三角帆、後帆張滿惡兆
緩緩駛入平靜的陰謀
愛德蒙·唐泰斯
徑直向我走來
拉住我的雙手
輕聲耳語
“我收到了你發給我的靈電
現在帶你去伊夫島的地牢
實地講述我後來在那被關押多年的心境”
我默默回應
“等你成了基督山伯爵
我專程單獨來訪
和你一起挖掘復仇故事中深藏的情結”

心光心忽意識流入
諾曼大傘的陰影
鏡像迷人的不鏽鋼天蓬
目眩神不惑，興起
頭朝下
雙手撐住堅 shí
真頁人到

地天的
倒
顛

dǐngdǐng：鼎鼎，頂頂。

shí：石，實。

老毛老至是耄耋的解構
心光心忽是恍惚的解構
真頁人到是顛倒的解構
女權主義活動家波伏娃曾在馬賽生活過，
她和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是情人關繫。
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開篇第一章就是
“船到馬賽”，主人公愛德蒙·唐泰斯遭誣
陷，在伊夫島的地牢中，被關押了 14 年。
諾曼大傘（L'Ombrière de Norman Foster）
是一座大型的鏡面裝置，馬賽老港的重要
地標。

血月：人間失格與死亡賦格

1.
血月升起。時間的遺體懸在
二月的擔架上。血月：一個傷口在數
自己的年輪。它升起，卻更向下。向地下
向靜脈的暗處：呼吸停止的地方
詞語開始挖掘。天堂與地獄都從今夜經過
血月接住這個詞，把它焊接成同一種語言
比死亡更疼痛的沉默
2.
二月是一堂解剖課。標本是呼吸本身
刀在詞與物之間遊走
切開之後，裡面什麼也沒有
只有更多的二月，更多的血月
更多的，等著被切開的光
是同一個春天的雨水
是同一個母親的乳汁
3.
鐵絲網在月光下開花
花開一次就凋謝成漫天的彈殼
血月被切開成兩半
一半是瞄準鏡的十字
一半是母親切開的蘋果
4.
詞典在焚燒。先是“難民”這個詞
然後是“敵人”，然後是“祖國”
然後是“我們”。每燒掉一個詞
月亮就缺掉一角
當所有的詞都燒成灰燼，便是你，與我
5.
翻開身體：肺葉是兩座燒焦的戰場
血月從瞳孔進入，抵達語言區
那裡，詞語正在死去：
在所有舌根下腐爛的聲音
但靜脈深處，另一個詞開始蘇醒

它沒有發音，只是流動
像血月裡那滴，遲疑了很久終於滴落的血
那滴血叩問人間：有誰還活著？

6.
今夜誰從大地的手術台上醒來
誰把頭顱伸出窗外
等待那根找不到血管的針頭
死亡是數字的賦格。成千上萬
它們追逐，疊加，逆行成曲線
像霓虹燈下的無人街道
7.
血月以下沉的方式升起。窗外
最後一滴月光滴進
城市的靜脈。天空泛起魚肚白
像乾淨的紗布，不停擦掉人間血跡
死亡是一隻眼睛：它睜開，就是血月
它看見我們，在親吻時戴著口罩
口罩後面，另一個吻正在死去
血月是一隻耳朵：它聽見黑暗中
骨骼在重新排列，試著拼出一個重生的詞
8.
血月，是傷口迸出的最後一道光
一道很慢的光，流進每一個
還睜著的眼睛。流進每一個
還疼的傷口。流進你我之間相互遙望的
缺口
9.
用缺口輸血。波斯灣用自己的黑暗
輸給另一個人的黑暗
黑暗用黑暗，製造光芒
那是血月的灰燼，那是灰燼裡
唯一沒有燒盡的另一個我

2026 年寄自成都

儀式

春將近
正瓜果菜蔬初熟
站在菜壟邊
卻想起
去世 31 年的父親
父親善種菜
他有一個習慣
每種菜吃鮮
那怕就我們父子兩個
也要稱二兩肉
或者抓一條魚
捉幾條泥鰍黃鰱
搞一個
像模像樣的儀式

過洋節

昨天上午刷小視頻
才知今天是
洋人的母親節
想著一家子
女的居多
就安排今天中午聚餐
結果連給數家
常去的餐館電話
都一房難求
好不容易訂下了
不忘抱怨一句
這洋節還挺緊俏的

2026.05.10 惠州

肖恩·休伊特詩選②

◎ Angel.XJ

幽 靈

1.
醒來時，天色已近黎明，但房間裡仍是一片陰暗，一片金屬般的沉寂：在我的夢中傳來一種聲音，起初只是微弱的嗚咽聲，隨後變得像人類的嚎叫，在外面的街道上響起

無人回應，接著又再次響起。我只穿著內褲
瑟瑟發抖地站在單層窗戶旁，周圍是停著的
汽車和樹籬的黑色輪廓，我看不到任何人

便半裸著身子走了出去：雙手顫抖著，前門未鎖便被推開，在門柱下，一束橙色的光線中，一個年輕人癱倒在地，醉醺醺的，像他的整个人生都在化作聲音般哭泣著。

2.
此刻，我回想起那一個午後的情景：放學回家後，父親在花園裡挖出一棵針葉樹的樹根——我看到他抬起頭突然警覺起來，從後門離開，穿過梯田後面的巷子，然後帶著一個男孩返回。

我認出了他，和我在學校時差不多那個年紀，
他的頭髮是那種烏黑的長卷髮，還有一縷
藍色的挑染髮絲；但此刻他癱軟地躺在父親身上
他的手腕垂在父親沾滿泥巴的牛仔褲和庭院的瓷磚上。

那時我就知道有關他的種種傳言；

當我們
把撕破的床單包裹在他破裂的血管上並固定好
我想著一旦真相大白，我們或許會建立起一種聯繫，
一種自願的血緣關係。

3.
後來的夜晚，我只能半睡半醒，一直期待著
隨時能聽到外面有腳步聲傳來，時間陷彷彿
入了循環，那個男孩依舊沿著規劃好的路線
在黑暗的街道上；在同一時間走向我的家門。
我再一次清理了窗戶，靜靜地站著，等著
看他走來（也許）他是赤著腳，沿小路走來
每晚都沒有任何動靜，直到我心想，也許只有我自己，或者是我自己的幻影，
每晚都在請求能在門檻處得到迎接，被允許重新回到我這冰冷生活的房間中。

但隨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總有一處
創傷或者給予，總會有靈魂在身體的門邊
等待要求被釋放出來。

山 楂 (Haw)

我低下頭，心中泛起一絲羞怯，
抬手輕輕摘下山楂樹的一枚果實。
多想讓那帶著金屬光澤的甜味在舌尖蔓延，
像一杯由野性之血釀成的酒，

緩緩飲下，把那份無法言說的渴望藏進心底，獨自沉醉。

男人們從我身旁走過，
在綠色迷宮的邊緣駐足，
彼此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神。
雖然無人挽住我的手臂，
但我仍渴望靠近那份溫度，
如同酒液浸透果實，
被它的顏色染透，被它的氣息填滿。

我靜靜站著，看著一對對身影消失在葉影深處。
那一夜，躺在床上，
膝上放著一碗山楂果，
我拿起一枚帶刺的果核，
彷彿將尖刺反刺向自己，
讓身體面對最柔軟的部分，
輕輕地觸碰，不再逃避。

消散之歌

(Dispersion Song)

喔哦，食蚜蠅、小飛蟲與蚜蟲，
你們在柳林耕地上織出細密的旋律。

蚊子啊，請為他吸走我的血液，
讓我化作一片輕盈的翼之雲，隨風而去。

喔哦，昆蟲們，在懸鈴木的暗影中輕輕搖曳，
為他編織一首無聲的歌謠。

請將你們的面紗覆在我頭頂，
娶我好嘛？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 A. R 安蒙斯

◎張彭飛 譯

論存在

想要存在的人

熱衷定義

它清楚地宣告

自我存在

不同於其他

優美的聲明

但那在自身存在面前

退縮者

扭曲、纏鬥於

令人厭惡的

確定性之降臨

和標記有限差異的

明晰

直到扔掉*

厚重身體的

線條，繩索，眼罩

他扔掉城市，國家

地球本身

從無可

安頓之處

直至

（在那柔軟的土地上

推擠變得緩慢

推測變模糊）

廣袤的無

給他築了屋

*安蒙斯在《焦慮的詩律》中指出：“在焦慮的狀況下，你變得不能忍受肉體，你想要置入敞開并扔掉一切有形的阻礙。”

■ 莎拉·蒂斯代爾

Sara Teasdale

◎岩子 譯

困惑 Doubt

靈魂住在我的身體裡，

你擁有她和她的房子——

但有時她由不得你，

彷彿一個放浪不羈的女子；

一個不肯安生的幽靈，

她的心思你捉摸不定——

呵，我自是相信身體的忠貞，

可奈何靈魂如若不為你守信？

出軌 ◎朱良

也許再也沒有比莎拉·蒂斯代爾的《困惑》，更讓你感到“困惑”的了，就好比吃螃蟹，其肉鮮美，卻頗費“拆解”之周折……

這“困惑”究竟出自於哪裡？是詩中“你、我、她”等人稱代詞的幾度轉換，擾亂了我們對角色的認定？還是弄不懂“靈魂”為什麼不能與她的棲息之所“身體”“和平共處”，偏偏要“離經叛道”不可呢？

其實，答案就在詩中“我”對“靈魂”的無可奈何、無計可施的不斷抱怨裡——

“你擁有她和她的房子，但有時她由不得你”。

“一個放浪不羈的女子，一個不肯安生的幽靈”。

“她的心思你捉摸不定”。

這時的“我”，就像個“不明不白”便遭背叛的“怨夫”，他“自是相信身體的忠貞”，卻“困惑”於“靈魂”諸般的不安分。

而“靈魂”呢？更像是個執意離家出走的女人——她“不為你守信”，偏要一意孤行！

“身體”在沉吟；“靈魂”在折騰；“我”依然在“困惑”……卻終於明白，什麼是“魂不守舍”。

流浪 ◎趙佼

焚一柱香，虔誠地祈禱，而後轉身去流浪，要趁著夜色。有黑做盾牌，靈魂不再需要殼——天生的監獄。

游離的眼神，凝滯的表情，都留給你，我的靈魂要出走……

不要困惑，為著不能擁有我的所有。我又何嘗擁有過我自己？我的靈魂要出走……——一起去流浪，不好嗎？你的殼，還有我？

——做不到！世間的一切太重，超出了靈魂的負荷……包括記憶和夢。靈魂輕如蒲公英，有風就要流浪、飛翔。空曠的田野，綴滿星辰的羽翼，靈魂聽到了聲音，看到了顏色，甚至感受到心跳，久違的奢華。靈魂安心地睡了。我知道，天一亮，她就會回來，你會再次擁有她，包括她的殼和我。但是，那是靈魂睡著了。一旦醒來，她還會去流浪。

受了前世的蠱惑，一直想尋找什麼。一次，在夢裡，樹蔭間隙，捕捉到了一片似曾相識的綠，她在泣不成聲中醒來，這個夢太重，超出了靈魂的負荷。夢，再難尋。唯有流浪。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在流動與聲音之間

◎星子安娜

——翻譯《我是一條古老的河流》

翻譯《我是一條古老的河流》（作者：遠帆／一民），與其說是一次跨語言的文字轉換，不如說是進入另一種詩性意識的河流之中。這首詩以一種宏大而近乎預言式的聲音立言：河流不僅是風景，更是歷史、見證者、戀人、乃至自我的審視和論證。作為譯者，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保留這種遼闊奔湧的語勢，同時避免英文變得失控或過度修辭。

最先面對的，是標題本身。中文裡的“古老”可以對應 *ancient*、*old*、*primordial*，也可以是 *primeval*，意義隨著語境而變化。我最終選擇了 *primeval* 而非 *ancient*，因為詩中的“河流／自我”大膽、野性，不受時間束縛。我需要一個詞，既能承載地質性的、神話性的與精神性的重量，也保留詩中那種原始而自由的流動感和生命意識。

其他詩句也面臨類似取舍。例如：“我沒有齊整的岸柳砌石”，簡潔卻蘊含豐富的視覺與文化關聯。我將其譯為：

“No regimented willows or stacked stones hem me in”

在這裡，我同時採用“增”與“減”的方法——擴展某些元素，又壓縮另一些部分，以保留詩句的聲音魅力與視覺張力。翻譯過程中，字面對等逐漸退居次位，真正重要的是維持整體語勢與意象的一致。

詩中的重複結構同樣構成挑戰。中文修辭性的重複往往依靠平行結構層層積累力量，而英語若機械照搬，則容易顯得沉重而呆板。例如：

我走著
像一個農夫走向他忠實的土地
我走著
像一個少女走向她歡蜜的夜晚
我走著
像一個將軍走向他儀仗如林的兵團

我最終選擇變化而非完全重複並延續前一段的“向前／Forward”：

I surge forward
like a farmer toward his faithful land.
I press forward
like a maiden toward her sweet secret night.
I forge forward
like a general toward his parading army.

這些變化保留了重複的骨架，同時讓動作、質感與節奏不斷演化——如同河流自身。

意象轉換同樣需要細細琢磨。有些意象——魚、蘆葦、懸崖、星辰——較容易遷移；另一些則在英文裡攜帶不同的詩學聯想。我努力讓語言忠實於詩的物理世界，同時讓它在英語語境中自然呼吸。例如：

我的盛夏渾濁而暴慍
我的秋天凝重而虛涵
我柔軟起伏的前胸迎著春天的絮語
我還給冬天以——堅冰……

我譯成：

My midsummer is rich with tempers;
my autumn, solemn and embracing.
I rise in curves to welcome springs
whispers.
I return in winter as solid ice.

在這裡，情緒強度與季節流轉比逐字對應更重要。我試圖將直接對應轉化為更符合英語詩性的表達——不是替代，而是重塑。

另一個例子出現在以下詩句中：

我有敏感到脆弱的神經
我有多情到多愁的情感

我將其譯為以下形式，更強調聲音效果與音樂性的節奏：

My nerves are tuned to sensitivity and fragility.
My heart is attuned to passion and pathos.

遠帆的詩在神話式宣告與個體獨白之間

不斷轉換；它同時以河流與人的意識發聲。作為詩人與譯者，我沒有把翻譯視作一個等待解決的問題，而更像一種需要維繫的關係。翻譯成為一種傾聽：傾聽節奏、靜默、重複，以及語言之外未被說出的部分。這種傾聽，也要求詞語選擇與句式結構彼此協調。

而詩的開頭與結尾尤其重要，翻譯亦然。結尾更需要一種堅定而流暢的推進感：

我的形狀像一條遠去的道路
堅定地流動著
履行 我一自一己—
穿過無盡無休的
白晝和夜晚……

最終譯成：

I am shaped like a long winding road,
determined to move forward,
becoming myself, fulfilling myself,
crossing endless
days and night. . .

河流在流動中改變形狀，翻譯也是如此。我的任務並不是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重建河岸，而是確保這條河繼續流下去。

翻譯過程中，我寫下這首詩記錄真實感受：

Insomnia for Translating a River Poem
Because it surges with power,
and I am a soul-bound human.
Because all words have limits—
“ancient” or “primeval”
are simply not enough.
How can one name
such wild spirit,
such untamed life force?
Because it is real,
flowing into my body,
coursing through my mind.
Because I long to become
a stream or a fish,
moving beyond walls.
Because its calling is timeless.
Day and night,
I fear losing
the most essential part.

2026/05/29

廖錫娟的漢語“詩性皮膚”

◎李霞

廖錫娟，英國女學者詩人，現在中國一所大學執教，我們通過北京詩人陸健教授介紹在微信中相識。她以學者的精密與詩人的敏銳，構造了一種極具張力的漢語詩寫作樣態。她的漢詩是一座充滿智性博弈與感官迷宮的“搖滾學院”，是多重世界碰撞的產物，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理性與感性、金融數據與身體知覺在其語言中激烈化合，形成一種既炫目又深潛、既遊戲又嚴肅的獨特詩風。

廖錫娟（Angel.XJ）銀行與金融學博士、學者，行為與金融學教授；雙語詩人。出版有英文詩集《Muse or Amuse, A Journey to Atomic Adventures》、中文詩集《搖滾學院與科學貓》；2024年入選《中國新歸來詩人詩典》；獲聯合國世界絲綢之路國際詩歌藝術，2025年歐洲年度詩人獎；阿賈妮·甘嫫阿紐詩歌獎優秀獎。

一、

廖錫娟的詩作在全球化與數字生存的“時差”語境下，展現了重新錨定文化身份與情感記憶的複雜路徑。她在多重時空的交錯中展開一種動態的、生產性的懷舊，通過身體的感官考古、語言的創造性翻譯、記憶的蒙太奇重構，將離散的時空體驗轉化為精神的“歸家”儀式，最終在虛擬與現實的夾縫中確立一種流動而堅韌的主體性。

在《清明橋記憶》中，詩人面對“iPhone 16 主動歸復東時區 7 小時差”的自動校準，感到的是一種被技術代理的、被動的時間同步。這與她對龍舟節意義的淡忘（“比誰先吃到粽子”）同步發生，揭示了數字全球化帶來的同質化時間對地方性文化記憶的沖刷。詩人並非直接對抗，而是啟動一套私密的感官導航系統。“墨綠色長裙”成為身體的儀式性包裹，從東海“位移”至清明橋。記憶的復蘇，不是通過思想，而是通過舌尖觸到的赤豆甜意、鼻尖瀰漫的糯米芬芳、指尖纏繞的清香青葉。這些感官密碼，像生物指紋一樣，繞過了被技

術格式化的認知，直接喚醒了身體層面的文化歸屬感。清明橋的橋洞“溫柔地向她旋轉靠近”，正是感官記憶主動擁抱歸鄉者的隱喻，完成了技術時差之外的、一次基於身體的“時間調校”。

詩中的記憶呈現為非線性的蒙太奇拼貼，這恰是全球流動性經驗的真實寫照。場景嫁接，在《阿雲朵倉》中，YouTube 上的彝族美食頻道、手遊的暫停鍵、表姐手中的古彝文冊子、腦海中舉箸哲寫經的月光，被並置在同一客廳空間。記憶不再是一條從過去流向現在的河，而是一個由數字界面、實體書籍、口頭方言和想象圖景共同編織的網絡。這種並置非但不混亂，反而產生了新的意義。“坨坨肉、蕎饊饊”等疊詞菜名，被解釋為翻譯時的“生動創造”，這恰恰揭示了文化傳承的本質，不是在封閉中保持純粹，而是在與他者的碰撞中不斷進行創造性的“翻譯”與“命名”。記憶因此成為一種積極的建構行為，而非被動的繼承。

以“語言的創造性翻譯”確立跨文化的認知主權。面對文化符號在流動中的磨損與誤讀，廖錫娟的詩實踐是進行深度的、創造性的“再翻譯”。從誤聽到重構，在《阿雲朵倉》中，表姐說自己“像煞一個畢摩哉”，而詩人第一反應是“什麼‘魔’？”這個誤聽瞬間極具象徵意義——古老的智者（畢摩）在跨文化語境中可能被誤讀為陌生的“魔”。但詩人沒有停留於誤讀，而是通過翻開《古彝文源流》，用手指臨摹符號“𪛗”，並最終將空酒壇的意境與古老的音節（“𪛗 𪛗 𪛗…阿雲朵倉”）連接。這是一個從語音誤聽到文字凝視，再到意境重構的完整過程。她通過主動學習和詮釋，將陌生的符號重新納入自身的意義體系，從而在文化碰撞中奪回了認知和命名的主動權。

以“家園的拓撲學”取代“根源的地理”。詩中的“歸家”不再是回到一個固定不變的地理原點，而是一種拓撲學意義上的精神折疊，將多重空間體驗壓縮、折疊進當下的情感瞬間。

家園的多重性，在《清明橋記憶》的結尾，歸來的不僅是她自己，“有人和她一樣從英倫歸來／從象徵舊時光的地方歸來”。“英倫”與“舊時光”並置，暗示了“家園”已是一個複數概念。外婆橋既是地理上的清明橋，也是心理上“青澀、簡單卻無比甜蜜”的童年時光，更是從世界另一端攜帶回來的、關於“另一端”的記憶本身。身份的複合體，那個“曾經最愛讓外婆梳辮子的小女孩”，如今是走過世界、操縱手遊、身著墨綠長裙的現代女性。她的身份不是切換，而是疊加與共存。錨定身份，不再意味著選擇一個單一標籤，而是有能力在這個複合體中，辨認出那條由感官記憶、語言創造和情感連接所構成的、屬於自己的隱秘經絡。

廖錫娟的詩表明，在全球化與數字生存的“時差”中錨定文化身份與情感記憶，無法通過簡單的懷舊或抵抗來完成。她提供的方案是：1. 信任身體感官，將其作為對抗數字抽象、喚醒深層記憶的錨點。2. 擁抱記憶的斷裂與拼貼，將其視為創造新意義的機遇，而非純粹的喪失。3. 主動進行創造性翻譯，在誤讀與碰撞中，生產出屬於自身的文化詮釋。4. 將“家園”理解為可折疊、可攜帶的精神拓撲結構，而非固定的地理座標。

二、

廖錫娟的詩通過將彝文、手遊等異質符號進行創造性並置，使詩本身成為一部功能強大的“交錯翻譯器”。它不僅翻譯語言，更在考古學與當下體驗、古老智慧與數字生存之間，建立起深刻的互文與對話。詩作為“交錯翻譯器”的三個核心運作機制，體現在《阿雲朵倉》中的功能與意義是，符號的考古與激活，語境的碰撞與生成，意義的翻譯與重構。對“畢摩”的誤聽（聽成“什麼‘魔’？”）與再詮釋（通過閱讀和想像，將其與“月光”、“咂酒”、“阿雲朵倉”的意境相連）。模仿了文化翻譯中“誤譯—理解—創造性轉化”的真實過程。詩完成的是對一種整體文化氛

圍和生命感受的翻譯。

上述機制並非割裂，它們在詩中交織成更複雜深刻的運作。1. 遊戲作為當代儀式：手遊中的“暫停”與“救援”指令，可被視為一種當代生活的小型“儀式中斷”。它暫停了數字時間的單向流動，為古彝文、祖先智慧等“他者時間”的切入創造了裂縫。2. 詩作為“反算法”的 AI：與 AiNice 等高效、追求確定性的 AI 翻譯工具不同，詩的“翻譯”是低效、迂回且生產歧義的。它不追求信息的精確對應，而是致力於在符號的碰撞中孵化新的感受與思想，這是一種反算法的、人文主義的“智能”。3.

“空酒壇”的終極隱喻：詩結尾的“阿雲朵倉”（空酒壇）是關鍵隱喻。它既是被飲盡的物質殘留，又是可供想象的意義空腔。詩就像這個空酒壇，將古老語言、遊戲體驗、家族記憶等“酒液”一飲而盡後，留下一個充滿回響、等待讀者注入新體驗的意義容器。

在廖錫娟的詩中，古老語言與當代遊戲的並置，絕非簡單的拼貼。詩作為“交錯翻譯器”，其核心功能在於建立連接、激發歧義與生產意義。它拒絕讓任何一種語言（無論是瀕危的彝文還是強勢的遊戲指令）成為壟斷性的符號，而是在它們之間搭建起一座充滿張力的橋樑，讓遠古的月光得以照亮手遊的屏幕，也讓此刻的指尖操作，能去觸摸文明深處的脈絡。

三、

廖錫娟的詩實踐，以其獨特的“金融詩學”與“數理感性”，在理性與感性的斷裂帶上，開闢出一條精微而危險的“肉身形而上學”通道。這條通道不滿足於用感性點綴理性，或用理性解釋感性，而是致力於將兩者在肉身經驗的煉金爐中徹底融合，使抽象的思維獲得體溫，使混沌的慾望獲得結構，最終讓詩成為一具能思考、會疼痛、可計算、且渴望救贖的“思想的身體”。

她的詩，本質上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思想—身體”實驗。《概率測試》中的“肉體演算”：詩中，死亡金屬的節奏被量化為“低頻節奏線”，生存慾望

被表述為“概率小於一”的數學期望。

“她把雙腿打開又合攏／90°抵著辦公桌輕輕摩擦”這一動作，是用身體幾何學來演算逃離辦公室囚籠的動力學可能性。“憂鬱”成為一種可通過“概率100%測試”的狀態，而“不能死，再等一天”的吶喊，則是對“或許”這個概率變量的人性化堅守。在這裡，金融的“套現”與身體的“打開”構成同構的隱喻，理性計算與感性絕望在同一具肉體中廝殺。

《使徒愛欲》與《情緒教程》中的“神聖解剖學”。前者將聖徒的“紅棕衣袍”直接等同於“淫靡而濕潤”的肌膚，讓神性在肉身的想像中滑落；後者將“laughter”（笑聲）囚禁於“slaughter”（屠殺）的灰燼，並進行“對角切開”，如同外科手術，捧出“血淋淋的、尚未命名的情緒”。這不僅是比喻，更是對抽象概念（神聖、情緒）進行的一次解剖學意義上的肉身賦形。禱告前注視拖鞋以拼湊愛人身體輪廓的行為，是一種基於殘片的、充滿虔敬與情慾的“身體考古學”。

《蘇州運河六段迷宮》中的“情慾經濟學”。費雪的貨幣時間價值公式被直接插入關於約會與關係的詩中。這絕非炫技，而是揭示情感關係中的投入與期待、即時歡愉與長期承諾，與金融決策具有深刻的同構性。迷宮中的“直行。左轉。”既是空間移動，也是情感與時間的投資路徑選擇。肉體歡愉的“複調沉浸”，同時是一次精神與時間的“盡職研報”。

廖錫娟的詩證明，在高度專業化、模型化的時代，詩不僅能夠，而且必須開闢這條“肉身形而上學”的通道。她將金融與數學語言從冰冷的工具中解救出來，使其重新沾染上人類的渴望與恐懼；同時，她又將愛慾與宗教體驗從模糊的抒情中剝離，賦予其一種冷峻的、可分析的清晰度。

這條通道的終點，並非一個調和了理性與感性的和諧結論，而是一個持續處於張力中的、具身的真理時刻。就像她詩中那個“血淋淋的、尚未命名的情緒”，它既是理性解剖的產物，又是感性混

沌的核心。詩由此成為一種頂級的思想—肉體複合技術，它讓我們看見：我們的愛慾裡住著數學模型，我們的禱告中迴蕩著金融節奏，而我們的肉身，正是這一切奧秘最原初、也最複雜的方程式。

四、

廖錫娟的詩還是一場對傳統的精密“凌遲”與文火“熬煮”，其目的並非破壞，而是為了在語言的煉金術中，完成對歷史暴力與當代生存的深度倫理審視。這一過程同時包含解剖與重構，讓詩成為一種揭示、轉化與彌合創傷的倫理行動。

“凌遲”與“熬煮”倫理審視路徑。書寫歷史的暴力，拒絕線性敘事，用蒙太奇、意識流等手法切割歷史，使其如“記憶藥劑”般顯影碎片化的創傷。通過“跨文明解碼系統”，讓創傷（如戰爭、殖民）與東方玄學（如佛家意象）對話，賦予其形而上學的維度。《西貢河敘事 H 次元劇》目的並非展示苦難，而是讓歷史在語言的“重組”中獲得流動的生命力，打破凝固的暴力記憶。

解剖當代的生存。用“人類零件化”、“半魚半人”等意象，精準切割和暴露後人類時代人被技術異化、情感被算法解析的生存困境。引入“科技玄學”，讓科學術語（如“量子疊加態”）承載情感隱喻，在冰冷的現實中熬煮出感性的血肉與靈性的可能。《人類零件驗證》目的不在於批判技術本身，而是探究在“破碎”中，通過接納技術與自然的共生來尋找完整與救贖的可能。

革新詩的語言。“掙脫”傳統語法，進行詞語的“錯配”（如“憂傷的算法”），以模擬當代經驗（如數據洪流）的混亂與悖論。通過通感（如“紫色聲波在味蕾綻放成星雲”）與結構創新，重建被碎片化的整體感知，為不可言說的經驗“賦形”。整體詩學實踐目的是讓語言自身成為一座“實驗室”，不僅能診斷時代的疾病，更能實驗和孵化新的感知與連接方式。

詩的倫理力量，尤其體現在“熬煮”這一緩慢、複雜的轉化過程中。“熬煮”作為符號的轉化，正如詩中“橙劑”

從化學武器的暴力符號，被“熬煮”升華為“開膛大象舌尖上沉思”的佛家意象，詩人將歷史的、科技的暴力符號，置入一個涵容性更強的文化或哲學語境中進行慢燉，使其毒性被審美的、哲思的汁液中和與轉化，最終結晶出對“人類不朽只是錯覺”的頓悟。

“熬煮”作為身體的救贖，在《人類零件驗證》中，“半魚半人”的身體在“更換部件時流血”，這是對異化的直接呈現（凌遲）。但“羊毛的溫暖”與“魚鱗的冰涼”的辯證，暗示了“熬煮”的希望——在物質與精神、自然與技術的痛苦共生中，熬煮出一種新的、混合的完整性。這超越了簡單的批判，指向了一種東方“和而不同”的智慧救贖。

廖錫娟的詩語言，通過對傳統的“凌遲”，實現了對歷史暴力與當代生存困境的精準“病理切片”；又通過對經驗的“熬煮”，嘗試著對文明創傷和個人異化進行一場詩學的“癒傷組織培養”。她的詩句本身成為了“包裹戰爭廢墟的皮膚”，成為了連接斷裂經驗的“能量之皮膚”。這層“詩性皮膚”，正是其倫理審視的終極形態——它不提供簡單的道德答案，而是以自身的焊接、熔鑄與重構，為這個充滿裂痕的世界，提供了一種具身的、敏感的、具有生長性的倫理感知器官。它讓我們在直面殘酷的時，依然保有觸摸、連接與想像另一種可能性的能力。

五、

廖錫娟的雙語寫作實踐，是行走於漢語與英語、東方與西方、感性與理性三重邊界的“極限實驗”。其難度與啟示，正體現為對這種極限的挑戰與超越。

思維轉換的深谷，需要突破兩種語言背後不同的詩學傳統、思維邏輯與感知模式。美學標準的懸置，既有的單一文化審美標準可能失效，詩人需在“無處為家”的狀態中建立全新的個人詩學座標。意義耗損的焦慮，精準的意義和“文化體溫”在轉換中面臨不可避免的流失。

語言的“焊接”與“熔鑄”，將異質元素強行並置、融合，創造出如“科技玄學”般具有衝擊力的新語言。主體的

“跨界”生成，在語言的越界中，催生出一種超越單一文化歸屬、更具包容性與批判性的“跨界”主體。詩學的“未來”範式，其“跨界詩”實踐，為在全球化與數字時代中構建新的詩美學提供了前瞻性的範本。

廖錫娟所面對的，遠非技術層面的翻譯難題。如思維“換軌”的眩暈，她的詩需要同時駕馭漢語的意象性、空靈美學，與英語的分析性、邏輯結構。這要求詩人必須具備一種思維的“雙軌制”，並能在瞬間切換。當她寫下“憂傷的算法溢出緩存”時，正是將中式“憂傷”與西式“算法”進行了超現實的焊接，這種創造的背後是兩種思維模式激烈的內部磋商。

“標準”失位的孤獨，雙語詩人常處於批評的真空地帶。她的作品因過於“西化”而被中文詩壇側目，又因內核的東方玄思而難以被西方體系完全消化。這種“兩間餘一卒”的境遇，迫使她必須成為自己詩學標準的創立者和捍衛者。

“不可譯”部分的執念，詩中最精妙的部分往往是“不可譯”的——比如漢語古典詩詞的平仄韻律，或吳方言的聲調與溫度。廖錫娟的策略並非放棄，而是將這些“不可譯”的碎片作為異質基因，直接嵌入文本。在《Charming 茶語》中讓寧波腔的英語與柏拉圖哲思對話，正是通過保留“方言的根性”來對抗意義的絕對通約，這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技巧。

她的實踐所帶來的啟示，指向了詩乃至文化在未來的可能性。從“翻譯”到“創生”的詩學，廖錫娟的實踐超越了傳統的“翻譯”觀念，進入了一種“創生”的詩學。她不追求在另一種語言中復現原作，而是以雙語思維為坩堝，將東西方材料（如敦煌飛天與航天科技）熔煉成前所未有的詩合金。這提示我們，雙語寫作的最高目標不是傳遞信息，而是生產一種新的、僅存於邊界之上的語言物種。

構建“行星思維”與“跨界主體”，她的寫作催生了一種不被單一國族語言所限的“行星思維”。評論家指出，她的詩學實驗最終指向一種“跨界主體”

的生成——這個主體能在歷史（《西貢河敘事》）與未來（《人類零件驗證》）的多維時空中自由穿梭、審視並言說。這對於全球化時代如何思考文化身份，提供了詩意的範本。

確立“未來詩學”的範式先聲，眾多評論家將她視為“最具將來性的詩人”。她的“跨界詩”融合戲劇、音樂、科學等多重元素，其文本要求讀者像參與“劇本殺”一樣進行交互與拼合。這不僅僅是形式創新，更預示著在人工智能時代，詩作為一種“審美器官”，可能如何通過異質混成來拓展人類感知與存在的邊界。

廖錫娟的雙語詩學，是一條在語言的懸崖上開闢的道路。其難度在於承受思維撕裂、標準真空與文化耗損的眩暈；其啟示則在於，通過主動的“焊接”與“熔鑄”，她成功地將這種眩暈轉化為創造的能量，生產出一種具有“行星視野”與“未來形態”的新詩學。她的作品證明了，真正的雙語寫作，其終點並非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的征服，而是在兩者之間那片危險的、豐饒的無人地帶，建立起一座自我立法、充滿生機的詩意王國。

2025.12 於鄭州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中文書寫系統的一大核心特徵，在於其高度的語言跨越性（translinguality）。同一字形在歷史上可對應多種語言，不僅京、滬、閩、粵、客、湘等方言皆以漢字書寫（此古人書寫與口語分離卻無礙溝通，亦為中國能長期一統的根本原因），越南、韓國、日本等國亦曾長期通用漢字。以越南為例，近代雖已改用拼音文字，然而其詞彙系統仍保留大量中文文言詞的單音、單義特徵。

反觀中文，胡適等倡導的白話文強調“我手寫我口”，魯迅曾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廢除漢字是語文改革的終極目標。不幸卻幸的是戰亂頻仍，這些主張未能徹底推行，不然中文已如越文一般面貌；可是白話文亦因此沒有一套穩定的書寫規範，香港（及海外粵語社群）、臺灣與中國大陸，在詞彙、語法乃至書寫習慣均各具體系，彼此存在程度不一的差異，反映了現代中文仍處於持續演化的狀態之中。

證諸現況，越文拼音化後卻保留不少古漢文的結構，既未因此失去文化延續性，也不見得較中文更為進步。工業時代催生了大量雙字詞，AI文明又帶來新挑戰，中文體系需要反思的不僅是“詩歌”代“詩”、“質量”換“品質”、“同向”成“相向”等約定俗成的錯誤，而是語文底層邏輯重整之必要。我輩唯冀望有理可循後，那些缺乏穩固語言基礎、或因翻譯產生邏輯矛盾的“新”詞與概念，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自然淘汰。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的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綠：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35、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56、62-71 鵝媽媽歌舞集 1-10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18.00
72-73 鵝媽媽詩集 1-2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4.00，國外\$6.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詩人、畫家嚴力於2026年6月24日在紐約去世，享年72。親屬和好友商議，定於8月16日，在紐約舉辦追思會，邀請海內外嚴力的友人參加，共同緬懷逝者。

●詩人零雨獲2026年由台灣聯合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的第十三屆聯合報文學大獎。

●詩人蕭蕭“八十詩會”於2026年7月19日，在台灣紀州庵新館登場。成功舉辦了《看水開花：蕭蕭新詩賞析》新書發表，以及“舉目望蕭蕭”、“蕭蕭和他的時代”兩場座談。

●詩人張錯最新譯著里爾克詩集《意象之書》經於2026年7月由台灣商周出版社出版。

●大陸知名“外賣詩人”王計兵憑作品《低處飛行》獲2026年第九屆中國魯迅文學獎，引發了文壇對平民寫作的高度關注與討論。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